# 野史

六十一

第一百六十七卷　武臣列傳
島津義久
第一百六十八卷　武臣列傳
立花宗茂


和書門
一〇三五六 號
一二四 函
一九 架
一〇〇 冊

内閣文庫
和書 類
一〇三五六 號
一〇〇 冊
二六九 函
一五 架

| 内閣文庫 | |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番號 | 和 | 10356 |
| 冊數 | 100( 61 ) | |
| 函號 | 269 | 35 |

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

內閣文庫
日本政府圖書

# 野史卷一百六十七

## 武臣列傳第七十五

飯田忠彥修
男文彥訓點
竹中邦香校

### 島津義久

島津義久。姓源氏。始祖忠久。大將軍賴朝子。母者比企能員妹也。建久四年。賜薩摩守護。受命伐日向大隅。而居鹿兒島。藩翰譜、島津系圖云。薩隅日三州守護。東鑑亦同。安貞元年記云。豐後守護云云。

REGISTER OFFICE OF FINANCE DEPARTMENT

年十四恐有誤

忠久八世忠國。（藩翰譜作九世、）長子友久。稱右馬頭。次男立久。稱陸奥守。繼家。立久孫勝久襲封。孱弱且亡度。大永六年八月。封內乖亂。宗族胥議。謀廢立。勝久懼委國務於友久孫忠良。（國史實錄、）忠良勇而智。討逆納順。國人悅服。十一月。勝久養貴久爲子。讓與家國。（實錄、貴久記、）○藩翰譜云。貴久與勝久不快。遂逐而奪國。七年三月。勝久退居伊佐。（實錄、藩翰譜、）而後統下錯亂。遂絕親交。○薩州舊傳集云。勝久族重久構讒。將鴆殺貴久。事發覺。會有浮說。勝久終退居伊佐甑石。時年十四。後死于櫻島。○藩翰譜云。勝久逃豐後。是時矣耶。未詳。

貴久。忠良子也。初稱三郎左衛門。修文練武。撫綏領下。三州國人。往往來服。（實錄、貴久記、）天文六年十月。大友義鑑攻日向高城。山田新介拒守。貴久赴援。與義鑑戰于白坂。（後太平記評判、）八年十二月。貴久獻鳥銃於大將軍義晴。先是文龜元年。南蠻國送銃筒。未傳其術。是年八月。蠻舶到大隅種島。繫纜於西村小浦。明儒汪五峯乘舶來。島主時堯子時正。善蠻語。誘入赤尾木湊。時堯厚饗。懇問銃術。得傳受。時堯以授貴久。是時

紀伊人根來寺杉坊偶來。就時堯學銃術。明年蠻船
又載鐵匠來。傳術于鍛工金兵衛清定。界浦商賈橘
屋又三郎能熟製工。遂遍布諸州。(後太平記、)十四年三月。
貴久爲三州守護。(實錄、貴久記、)二十一年六月。敘從五位
下。任修理大夫。(歷名土代、貴久記、)永祿元年四月。貴久使子
義久將兵攻蒲生城。城主菱刈某自殺。城陷。(實錄、)剃髮
入道號伯圓齋。元龜二年六月卒。年五十八。法名大
中。號南林寺。(島津系圖、家譜、)長子乃義久。次義弘。次歲久。稱
左衛門尉。季家久。義久本名義辰。天文二十一年。大
將軍義輝賜諱字。永祿七年三月。敘正五位下。任修



理太夫。(一本島津家譜、)初父貴久與伊東義祐。交兵積年。亟
不利。竟割予薩半國。(逸史作分大隅、)既而貴久。義祐皆卒。義
祐子祐丘柔懦不競。義久剛武。國始强。累戰盡復侵
地。遂取大隅。天正元年。義久率兵入日向。與祐丘戰。
大敗之。獲其頁二十人。伊東氏遂衰。(逸史、)四年八月。義
久率步騎八千。伐日向。入加久藤。祐丘邀戰。一日三
回。遂克之。祐丘走高原城。義久進拔之。祐丘遁入野
尻城。十二月。弟義弘率師一萬圍之。祐丘又走。進攻
宮碕城。義久亦率族人攻伐。諸城寨望風降潰。祐丘
終走豐後。義久乃併隅日二州。(後太平記、逸史、)六年九月。義

久遣義弘步騎五千。入肥後。圍攻宇土城數重。城主伯耆顯孝拒戰不屈。歷日而後行成。義弘令鎌田寬栖兵二千。攻圍城井鎭房弟鎭照於下野莊。迄十月。城兵死亾多。兄弟終乞降。致城而去。（佐佐軍記）大友宗麟率豐筑四州師八萬。而納伊東祐丘于日向。圍高城。弟家久與城守。馳人告急。義久將師數萬將發。前宵夢得句曰。天幾乎宇都。太津多乃加波能。毛美知可那。左右以爲佳兆。乃發。與宗麟戰。宗麟鋒鋭甚。義久殆危。會烈風暴起。旗幟飄飛。豐軍以爲薩師掩至。將士披靡。義久乘機奮鬪。宗麟遂敗。追北。遂擊抵高城



川。大破之。斬獲一萬餘。宗麟勢衰。九州將士。望風來屬之多。（實錄、貴久記）十一月。義久復與宗麟戰。大克之。豐軍潰走。十二月。右府信長使伊勢貞順。來諭義久。宗麟和解。於是罷戰通好。（實錄）七年二月。遣新綱忠光。梅北宮內左衛門。本鄉能登騎兵六萬三千。入肥後合志。山本。隈部親永遣其子親安。守山鹿。城村。富田家治于永野城。多久宗兔。古莊秀家等于鵜巢城。自督兵四千三百。據隈府城。拒禦。能登攻城村。忠元攻長野。鵜巢。宮內攻隈府。踰年而不決。（菊池軍記）五月。叙從四位下。（一本家譜）忠元率兵三千。略肥後。拔河內城。築名群

城。義久欲伐相良義陽。自督兵入肥後。攻蘆北。水股。義弘攻德群。島津幸久。樺山則久攻輕石尾。侵伐郡邑。義陽率兵赴援不克。退守八代麓城。八月。島津伊勢守兵千八百。入蘆北。圍義陽士深水宗方于水股城。尋義久與義陽行成。八年正月。義久遣河上左京。赴援隈部。而左京陣于高山。尋義久呂忠元及左京。宮內。欲與龍造寺決戰。使本鄕能登駐兵攻伐。迫明年十二月收兵。是歲。城親賢。合志隆重。隈部親永。伯者顯孝。河尻。高橋等。通信於義久。而竢出馬。甲斐宗運聞之。率子宗屯及阿蘇家人八千。屯于詫摩原。本條。諸隊分隊于白河。旦過瀨。西砥。磧邑。牟田。藥師町邊。親賢隆重等。陣于旦過瀨前。宇土。河尻等。伏兵於砥磧。支戰。親賢。隆重等兵敗走。宗麟悅。賞予飽田郡池上邑于宗運。九年五月。義弘與伊集院忠棟。率兵二萬餘。入肥後。與顯孝謀。顯孝侵略飽田郡。應之。宗麟麾下河尻。隈莊兵。與之。對抗于宇土。顯孝擊卻之。甲斐宗立恚。率兵八百來援。顯孝復擊走之。（菊地軍記）先是義久與龍造寺隆信。爭肥後。戰鬭累月而不決。於是行成分地。以鷹背川爲境界而罷。（逸史）天正十年。義久遣義弘。援田尻鑑種。與豐禪將戶次道雪。高橋紹

運戰。不利而罷。是年。龍造寺氏和議破。義弘入肥後。使忠元。忠棟掠畧郡邑城。赤星。隈部之徒叛隆信來歸。隆信恚。殺赤星質子。赤星悲憤請曰。往日菊地盛大之秋。城赤星。八代。武名振遠近。及菊池氏亾。屬大友氏。復隷龍造寺氏。皆所以計時機也。而隆信荐震猛威。不顧世謗。叨殺戮無辜。臣欲酬讎。勢衰力微。不能果志。願因大守慈仁。以報宿憾。義久許諾。有馬義純與田尻鑑種。倶畔隆信。來送款。義純族深江伯耆守。獨嬰牙城不貳。隆信使江上家種。横岳家實。馬塲鑑周等兵七千援焉。深江與有馬。中間僅不違一里。



義純送質。乞援于義弘。義弘乃使忠元。忠棟。及樺山播磨守。川上左京亮等救之。一日左京。及新納刑部大輔。巡邏。途與深江下野守遇。縱火搏鬭。刑部死之。下野乘機出兵。圍安德城。擊卻之。義弘使忠元留援有馬。召歸將士。（肥陽軍記、）義弘遣稻富新介兵二千。入肥後。侵畧阿蘇南鄉。而陣于山際。高森雅直與戰負。據守其城。新介進攻。薄牙城。雅直力屈。乞降致城而去。尋雅直乞援於岡城主志賀道耀。道耀乃率兵千五百。抵南鄉。雅直爲先導。十二月。宵急襲。戍兵避走。雅直遂復城。（菊池軍記、）天正十三年（或作十二年、）春。龍造寺政家

攻有馬城。有馬義純乞救。義久使弟家久（肥陽軍記作豐久、）率步騎三千赴救。隆信率甲兵六萬（或作五萬、）來伐。家久悉斷纜。迎戰于島原。川上左京亮遂獲隆信。（家譜、肥陽軍記、）家久進圍深江城。義純亦出兵俱攻。終拔之。伯耆亦死。深堀純政固守。遣人諭降。不從。悉屠殺其人。送首於佐賀。（肥陽軍記、）筑紫廣門與秋月種實。屬肥後。既而廣門與岩屋和平。種實懼。使其人來送款。原田信種。城井鎮房。長野種信。高橋元種等。皆納款。龍造寺政家聞種實來服。送其弟為質。請行成。至是馬場。高木。八重。大塚等。皆背政家而來降。（九州軍記、九州治亂記、或作天正十三年冬、）

四月。義久率師伐筑前。先是義久威武稍震。秋月。松浦等國人三十餘城。悉降服。使秋月種實。伊集院忠棟等為前鋒。入筑前。拔高鳥井城。城主杉連並棄壁。走鞍手郡。（治亂記、）使星野吉實守高鳥井城。（殘太平記、）義久連年兵威强盛。西海國人。望風來服。義久將併豐後。當是時。關白秀吉布武天下。權勢日熾。伊東祐丘去國之京師。賴秀吉。請復國。天正十四年正月。大友宗麟亦往京師。見秀吉。請為征西先鋒。義久遣鎌田刑部左衛門適京師。請為八州守護。秀吉曰。薩隅二州。義久本封。加授日向。肥後。筑後三州各其半。日向

半國伊東舊封。宜與彼。又豐前一國。肥筑各半國。爲大友領邑。以肥前附毛利氏。筑前可收官庫也。義久恚曰。我連年廻謀略。統領此州郡。奚爲從秀吉所置乎。乃使義弘。家久率師略筑前。先是秋月種實乞師。六月。義弘及忠棟率肥筑豐五州師四萬。入肥筑。島津家久。新納忠元島津世錄記作忠元翌筑前、木入新道。本田。肝付等。及日隅薩師三萬。伐豐後。治亂記、是月下旬。義弘本書作義久、攻肥後大津山。肥陽軍記作高野山、今從治亂記、軍容甚熾。島津圖書。伊集院肥前守爲先鋒。七月。濟筑後川。攻一瀨邑城。筑紫廣門禦戰不克。城遂陷。進薄勝尾城崖下。廣門遂出降。出之筑後大善寺。治亂記、肥陽軍記、忠棟謂義弘本書作忠長、曰。廣門已降。宜回師。秋月種實曰。僕所以乞師。欲伐紹運耳。紹運尚存。諸將奚以歸焉。遂進攻巖屋城。狩野源內兵衛覺書、義弘到大宰府。軍高尾山。二肥及筑後國人皆會。龍造寺政家。相良。有馬。松浦。原田等亦使其人率兵會。師總四萬。種實獨駐備豐後援。九州軍記、巖屋城陷。高橋紹運自殺。義弘禽紹運子統增。義弘爲人驍武。率兵北略。諸城寨多潰。立花宗茂馳人。告急于秀吉乞援。宗茂遣輕兵。攻星野吉實。及弟民部于高鳥井城拔之。立花戰功記、義弘軍隨圍立花

城。秀吉聞宗茂報、遣黑田如水、往安藝。諭應援、毛利輝元發師。八月、吉川元春。小早川隆景爲先鋒。入豐前。次小倉。如水爲監軍、議進取、賀久入道專慶。據香春嶽城。屬義久。固備。使其子久盛兵二千。據宇留津寨、拒禦而不撓。隆景廻計。謂衆曰、先擊獲久盛、其父自撓屈。乃進師合圍宇留津寨、奮勵力攻。久盛勢盡拒死、殘兵走香春嶽、師進圍香春嶽、專慶脫甲致城而去。馬嶽。障子嶽等寨。相次而潰。（殘太平記）義弘圍立花累句。宗茂不屈。會藝師至。退次八代、宗茂出援巖屋城。九月。秀吉遣仙石秀久、招諭義久、移書徵朝貢。且誡曰。義久設不聽命。退次境上。待孤大兵至。愼勿浪戰取屈。以令張敵勢。使長曾我部元親率師繼之。加藤嘉明。脇坂安治隸焉。義久恚。投書于地曰。胡孫奴奚不遜。自吾先君忠久國于此。承世十四。歷年四百。戒　王事者。有近衞公而已。捕使者繫錮。使家久爲部將。率兵二萬、出邀之豐後。秀久大怒。退與大友氏兵。自督兵六千。與元親俱進戰。家久邀擊。大克之。元親子信親。及十河存保死之。部下獲信親首、競擊卻之。元親奔伊豫。秀久奔豐前。大友氏兵潰。特嘉明。安治戮力健鬪而退、家久不敢進。兵威大振。（島津家譜、實錄、）義

久伐豐。三道分兵而入。降潰者十六城。大友義統出拒之。大敗。棄府內城。終至高碕。（藩翰譜、逸史、）十一月。義久益進兵攻畧。使伊集院美作。野村備中。白濱周防攻鶴碕。主岡掃部死于高城之役。妻林氏守節撫孤。聞兵至。命浚塹增壘。設陷穽。身擐甲率侍女。橫槊巡視。薩兵爭登。隨方捍禦。會粮竭。乃佯請平。屢邀三裨將享之。出少艾佐酒。及師撤還。約偕往。設伏擊破之。斬美作等。餘衆潰走。大友氏屬下。城守出死力。破敵得雋者。唯嫠婦林氏云。（裂女傳、逸史、）十二月。義久長驅。進及府內。義統猶不能保。又走龍王城。義久入府內城。分兵四出攻畧。義弘又過肥後入豐後。拔諸城而會焉。（藩翰譜、逸史、）初義統與義久抗衡累年。戰罷兵機屈撓。不能禦備。棄府內。及佐伯。臼杵諸城遁走。據妙見嶽。以竢秀吉之至。義弘及家久因據府內地。將屠立花幷九州。抵肥前。畧郡邑。收師於筑後。（南海治亂記、）毛利輝元親督山陰山陽兵。濟豐前。秀吉亦聞秀久等軍敗。下令整師旅。天正十五年三月。發京師。（豐鑑、藩翰譜、）三月。豐臣秀長抵豐前。與輝元會議。移檄遠近。刻日進勦。義久棄府內而遁。

○藩翰譜云。秀吉使僧與山。及一色某赴府內城。

見義久說曰。請罷戰收兵。宜候殿下。義久不從。秀長入陽嶽。輝元抵府內。義久兵寡不敵。沿道多畔。土寇亦競起。俱阻擊之。義久轉戰鬪崎嶇。多喪部下。乘風雨而還。留家久。令守耳川。固備嚴戒。秀長令義統保府內。長驅入日向。家久初踰耳川。保海濱城。於是焚城而退。保高城。藝師進圍攻。吉川元長夜拔田間出寨。家久亦夜斫龜井茲矩陣。宮部繼潤出救之。家久頒兵。攻繼潤陣而不克。兵士多損傷。明日繼潤撿點薩兵死尸。盡割刺兩腕曰。薩人何某。今夜戰死云。家久姪忠親亦死。實三月十七日也。實錄、治亂記、 秀吉親率舟師。次馬嶽。師總二十二萬。數道分兵而進。四月朔。拔巖石城。而降阿蘇大宮司。又入筑前。攻秋月種實。下之。實錄、藩翰譜、 家久棄高城。而走入戶莊城。而乞和平。南海治亂記、 家久部下本鄉某。獨不聽和平。迫秀長入大隅。遂屈乞降。十一日秀吉次高良山。東肥皆降。薩兵屯戍者。望風而潰。新納忠元。伊集院忠棟以勇聞。義久之遁也。退保合志城。於是不知所爲。聞島津征久在八代。走投之。舟師迫八代。下敎大赦。四方歸降者。闐咽道路。秀吉隨加綏撫。往往復其邑秩。師進入薩。島津忠辰出降。藩翰譜、逸史、 五月四日。秀吉進次千

代川。大布陣營。四近諸城皆潰。隅薩震駭。豐鑑、逸史、唯桂忠昉守平佐城。城枕川。加藤嘉明。脇坂安治。九鬼嘉隆。率舟師伐之。鼓譟齊登。安治身攀壘而入。忠昉乃降。逸史、秀吉此行。以本願寺光佐自隨。命招諭九州門徒。於是士民奔波。多輸芻糧金帛。或潛身歸降。傾貲支給者。相屬於道。諸吏不能禁。千代川四面。山路險隘。鹿兒島一向僧。能諳地利。以通舟路。出入甚便。義久切齒於光佐。後及事平。捕鹿兒島一向僧。磔殺之。殫逐封內一向僧。下令國中。不得遵其教。著爲永式。蓋到于今世守嚴禁。比諸天主教云。逸史、伊東祐丘導



秀長入隅。伊東氏遺民爭應之。島津家久以佐土原降。前田利家。淺野長政。龍造寺政家徇隅薩。諸城往往迎降。已而師逼鹿兒島。豐鑑、翰譜、藩譜、義久大懼。與臣庶議曰。秀吉武威。猶水之就下。沛然不可禦。於是累世系統將斷。不如校時以期家業之綿邈也。伊集院忠棟抵秀長營。謝請宥罪。以達秀吉。秀吉曰。義久罪雖不容誅。故家也。不忍殲焉。乃諭忠棟而還。豐鑑、逸史、時新納忠元議再擧。曰。我以死力戰。則捍禦大兵足矣。徒偃文則國中似無一男子也。利鈍成敗。非所論耳。乃是我職。頃聞敵粮食匱乏。我固持久。則又得媾和。義

久誠曰。予言實是也。然我且有所思。今而變。則食言之誚在于我。予若欲忠於社稷。枉從吾言。乃萬全之策也。忠元默而罷。（實錄、）尋義久髡首緇服。輿櫬。與一小童。造太平寺行營。秀吉禮而使反。義弘。及歳久。家久。伊集院忠棟。新納忠元（忠元實錄、）從等。各獻質執謁。（貴久記、實錄、○實錄作執謁于天童尾云、）秀吉見忠元曰。渠勇士也。乃賜眉尖刀一柄。且召予服。親自授修羅扇褒焉。（實錄、）六月。秀吉歸營于博多。義久。義弘至博多。悉收侵奪之地。更封薩摩及日隅各二郡於義久。義弘謁見畢。秀吉班師。（貴久記、豐鑑、）義久立義弘爲嗣。自號龍伯。稱三位法印。（系圖）



（家譜、）十六年冬。肥後國人叛守護佐佐成政。伊集院忠棟在大坂。秀吉命討土寇。細川幽齋。石田三成亦寄書於義弘。義弘乃率兵。抵肥後大口。時成政意疑其私侵矣。使相良長每禦諸蘆北。津名木。義弘謂。我欲援成政鎭土寇。非與長每可戰也。歸陣大口。以窺動靜。迨明年二月。土寇平。義弘收兵。遣忠棟赴大坂。報長每撿撓。不救成政之狀。長每老深水宗方傳聞。馳往大坂陳謝。秀吉置而不問。（佐佐軍記、）福島正則。淺野長政。加藤清正往肥後。先是國人伯耆顯孝往大坂。歎謝不黨土寇。會顯孝弟顯糧據宇土城。不奉命。秀吉

怒。没收顯孝采邑。遣諸將伐之。小西行長攻宇土城。
顯糧以兵寡食乏。棄城潛匿薩摩出水。義久受命。遣
人收之。顯糧從者拒戰不屈。義久兵死傷者多。終攻
獲顯糧。顯糧時年十九云。(佐佐軍記、藩翰譜、)庚子亂。義弘赴
役。龍伯與清正。如水相抗于津名木。水股。逮關原敗
問至。薩兵歸自佐敷。龍伯不救戰。因福島正則愬曰。
義久嘗非懷異心。實兵庫入道所為也。及義弘遁歸。
幽諸櫻島以俟命。清正。如水於是回軍。龍伯欲如大
坂謝罪。會罹疾不瘥。使姪忠恒代往。先是忠恒殺伊
集院忠棟入道幸侃于伏見邸。於是幸侃子忠眞(貫久

記作久直、)以邑畔。境內騷擾。周年定之。龍伯疾亦久不瘥。
屢失東上期。使家人鎌田出雲赴謝。(藩翰譜、)六年七月。
使者入京師。依井伊直政。本多正信。山口直友懇謝。
八月。正信。直友受命。賜盟書於龍伯及姪忠恒。(貫久記、實
錄、)七年四月。賜薩隅二州及日向諸縣郡。龍伯將赴
大坂。輿疾而出。會伊集院忠眞復畔。乃交兵累月滅
之。使忠恒赴大坂拜命。(貫久記、落穗集、)十六年正月卒。(系圖、家譜、)
○藩翰譜。家忠日記。並作十一月十九日卒去。
歲七十九。(藩翰譜作七十八、)法名存忠貫明。號妙名寺。(系圖、家譜、)
義久老後義弘謂曰。頃歲兵革無事。恐壯者生懈。請

加嚴戒。對曰。然。某亦憶之。令誰撿監。曰。請君督之。曰。請卿爲副。厲激嚴過。則卻有害矣。上能尊禮厚義。不疏衆。衆歸德則自勉勵焉。義弘流汗浸衣而退。（旌家手録、窓乃口號、）嘗命畫工。摸寫和漢惡行無道。亡國亡家事蹟。而曰。善行一事不得行。惡行一事難得去。居常見聞往時。思到今日。愼其身。愼其身則善事生於其中也。遺子孫爲訓戒焉。（勢兎天話草、太平時士美談、）

義弘。本名忠平。小字又四郎。（系圖、）稱兵庫頭。（家圖、系譜、）叙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（藩翰譜、系圖、）武勇絶倫。談笑擊敵。（家譜、）天正十二年。兄義久無子。以義弘爲嗣。（實録、）十四年十二月。

與仙石秀久。長曾我部元親。戰于戸次川而克之。（十河物語、）十五年三月。率兵救高城。軍敗而還。（豐臣家譜、續王代一覽、）僧興山及一色某。受秀吉旨來說。勸諭行成。然不聽。迨大兵至。義弘與家久相議。謂大兵巨敵。不如還保三州險要。竢時變。乃班兵。（實録、）六月。遂乞降。悉削兼併之地。復舊封。十月。義弘如京師。（逸史、）文祿元年。征明役起。義弘家久倶率師一萬。航海。（豐臣家譜、實録、）六月。肥後人梅北某。樹黨作亂。攻熊本城。未幾被誅。秀吉意疑龍伯遣梅北。東照宮爲和解之。令龍伯就國。七月。秀吉使細川幽齋來譴。龍伯弟歲久稱病不拜謁。龍伯懼

令歲久自殺。實錄、二年六月。義弘屬宇喜多秀家。攻晋州城。豐臣家譜、四年六月。秀吉遣幽齋。撿量薩隅及日向郡邑。授三十七萬八千七百餘石於義弘。分十萬石。爲龍伯老休料。各賜印章。貴久記、實錄、慶長二年四月。秀吉欲得虎肉爲藥餌。命在韓諸將求之。義弘遂獵山鋆。發銃馳驅。會二虎奮躍出。多害人。義弘家人福永左衛門從後執一虎尾。搦之松樹。長野六兵衛執刀斫之。一虎忿吼。安田九右衛門揮刀進。刺貫虎喉殪之。以獻。秀吉感悦。授書賞焉。貴久記、實錄、八月。隷毛利秀元。拈鬮向全州。初韓遊擊陳愚衷以調守全州。以接



應南原。二城相距止百餘里。愚衷入城。踏勘地勢。見十里外山寨中。藏貯米豆火盌砲鉛彈弓矢槍刀筅牌等物。各千萬計。遂令搬運入城。州官堅意不肯。愚衷自令人連夜運諸城。分派各兵防禦。及南原告急。揚元。星火差人求救。愚衷畏懦。卒不肯發兵。及聞南原已破。全州士民。望風震駭。擧欲逃竄。愚衷兵阻之。反傷其兵。盡燒積聚。乘夜撞出城門。愚衷無計。迄二十日寅時。哨探報師將到任實。愚衷遂帶領所部。棄城北走。師遂取全州。聚蓄米穀砲矢而暫憇焉。豐臣家譜、平壤錄、三年八月。義弘望津之寨。尤爲天險。北倚晋江。

東築永春。西城昆陽。三寨鼎立。爲犄角。皆峙于新寨之前。義弘以新寨爲根據。其地三面環海。一面通陸。外有石城。木柵數重。引海爲濠。海艇泊於寨下者。常數千。又築金海固城兩寨。爲左右翼。而中造東陽倉。積粮萬計。屯重兵於泗川城以守之。自望津至新寨。四十餘里。連寨八據。步步爲營。勢甚猖獗。每迭出剽掠陝川。宜寧。咸陽。高靈之間。中路遊擊茅國器初分得全州。自請救經略。謂中路義弘極狡黠。請自當之。經略萬世德壯其言。乃復增與兵。改守星州。（豐臣家譜、平壤錄、）明中路隊長董一元統率所部。至尙州。始議大學。

乃進駐高靈晉州。（武備志云、躬往宣府、募家丁、未至、）晉州前有大江。江之南卽爲望津。望津之南皆我營也。我師據望津臨江固守。勢彌天險。明虜相持月餘。國器謂提督曰。細看敵營。自望津以至新寨。勢若長蛇。望津其首也。碎其首。餘如破竹矣。但晉江不能飛渡。當以計取之。一元是其言。然未得閑。一日國器兵出哨。忽一麗婦從我營出。問其由。婦出一紙內書。云此婦將渡異域矣。吾甚憐之。捐貲以贖。放還故土。明韓兵將。當憐其窮困。勿加殺害。則救蟻之德也。尾云知吾姓者。令公之後。埋兒之父。問吾名者。有或之口。無手之按。理內

書。國器不能解。標下贊畫諸葛鏞解之曰。贖婦姓名
必郭國安也。國器默然。入語參謀史世用。聞之。躍然
曰。郭國安先在日本時。與有舊約。報效國家。今在彼。
即可得間矣。因別令麗倭三應來探。方知義弘尙在
泗川老營。惟國安在望津營。乃復令三應持世用書
來見國安。因約以九月二十日。伏火於營屯根處。俟
明虜將渡。發火焚糧草。爲內應。至期日。明虜整兵。欲
渡河。我兵出營。臨江堵截。忽望津寨中火勢熖天。師
驚走救。虜乘機畢渡追躡。遂破望津大寨二座。樓房
二千餘間。盡行燒燬。士衆膽落。退守泗川。是日一元

分兵。東襲破永春。（武備志作貫破永春云、）寨廠又盡焚燒。明日
五更。西破昆陽。月下交戰。我兵退奔。寨廠盡付煨燼。
二營既破。明虜得班兵于江南。義弘所馘雖頗多。衆
寡不敵。皆走保泗川。（豐臣家譜、平壤錄、）一元進圍新寨。義弘
部下欲出戰。義弘制止曰。彼多我寡。以寡不可敵衆。
是兵家禁也。接戰則有禍矣。虜如來則一擧殲焉。（大三
川志、附錄、）一元使茅國器持旗擡檄。賚金帛。抵新寨。說以
和親。郭國安從傍贊其義。然義弘弗聽。悉遂卻之。
○平壤錄。武備志並云義弘許諾。已而師衆乏糧。
歸心益迫。清正無粮。令人見義弘叩借。義弘曰。吾

粮亦盡矣。奈何。往叩各營。皆然。始相約撤兵。二十八日。義弘兵在泗川者。可三百騎。李寧以大同驍將。恃勇背衆先入。進薄城下大路。守兵乘之。擊敗之。因茲虜後軍辟易。次日遲明。一元率虜逼泗川城兵四散。剽刈米稻。見虜皆棄禾奔散。城中懼其所圍。馳入于新寨。乞救。而後步騎三百。出城奮戰。廬得功以騎兵衝陣中。銃而斃。城兵乘勝。一元兵既入寨中縱火。將士屢請赴救。義弘弗聽曰。虜衆而氣銳。難與爭。棄泗川兵。固我所不忍。然衆虜乘機入新寨。則我軍不保矣。不若固壁以逸待勞。部將伊勢貞昌躍馬



而進。會泗川兵逃來。貞昌相共歸入新寨。一元焚東陽倉。火不熸者兩日夜。迄圍新寨。將士皆奮。欲邀戰。義弘嚴令不許。子忠恒欲擊卻之。義弘叱曰。不知虜多寡。則必勿挑矣。(豐臣家譜、逸史、)初一元等議取新寨。國器曰。敵雖敗而士尚衆。併歸大營。其守必力。攻之不下。而援兵四集。往事可鑑也。不若先攻固城。敵方挫未敢出救。固城拔則新寨援絕。此長策也。一元狃前勝拊髯曰。疾雷不掩耳。寨將不戰而下矣。遂進圍之。(武備志、)義弘不敢出兵。一元素憚薩師。疑有謀。入夜解圍退次泗川。忠恒等悔不戰。(豐臣家譜、逸史、)十月朔。一元遣茅

國器。葉邦榮。彭信古。步兵三營。直抵寨下。郝三聘。師道立。馬里文。藍芳威馬步四營。虜總二十萬。復攻新寨。分作左右堵伏。止留步兵二枝守老營。自卯至巳。國器信古等薄城壁。發大熕擊寨門。碎樓堞數處。步兵逼隍。拔柵爭登。義弘隨機防禦。殺傷過當。鬨呼震地。會彭兵皆京城亾賴。素不習戰。又不善火器。虜熕腹炸破。火藥齊燃。黑烟蔽空。明虜迷駭。城中乘勢。啓門衝突。忠恒鼓策直冲。信古兵皆潰走。三千皆殲。餘衆披靡。免者僅數十。三聘。道立馬騎兵環城而射。一元兵潰。各望風遁走。城兵追尾。遊軍國器邦榮見之。謂城中無人。督兵一萬。擣虛傳城。義弘逆料之。圍兵五千以待。至則齊出奮擊。虜死鬪。然已在重圍中。衆寡不敵。殺傷甚多。芳威在後軍。望之先潰。一元勵激士卒。欲旋軍而復戰。不能約止。各虜遂大潰。隨崖隕穽。不可勝紀。追亾逐北。國器中軍徐世卿留望津而戰。人獲之。於是回卒下令速收城。斬首三萬八千七百餘級。（豐臣家譜、藩翰譜）國器及抵望津。謂望津天險。得之不易。若棄去。彼爲我據矣。因會集諸虜。收散卒。欲復守望津。請命一元。一元恇擾顧曰。此地亦孤立。倘固城欲併刀來攻。何以禦之。惟廳暫還星州。圖再舉耳。

揚鞭奔星州。諸虜潰走。忍餒扶傷。天寒日暮。晝伏夜行。盤桓山中。奔走一二百里。棄甲仗。相蹂躪。泣聲震野。或擠崖谷。接殞道路者。又數百人。疆尸倚藉。直抵陝川。才得少息。義弘以粮餉乏。又不敢長驅而還。(平壤錄、武備志、)韓音呼島津爲石曼子。於是石曼子威名益著。以止兒啼云。義弘所獲首級。悉劓之。盛十大樽。以送行營。(豐臣家譜、藩翰譜、)明將孟老爺使參議大夫龍涯來求和議。送弟毛國科(或作謂濱、未詳號字、當考、)爲質。載俱歸。(島津實錄、)中路諸將以十六日行李上船。義弘亦撤泗川而上船。於是明虜各爲準備。陳璘在海上。聞之喜曰。吾亦擊攻收功。此其時矣。卽令鄧子龍。協同朝鮮李時發。引千餘水兵。駕三巨艦。爲前鋒。破浪直攻南海。正遇我船無數渡海。子龍欲奪頭功。親與家丁二百餘。齊上韓船。衝鋒力擊。義弘且戰且退。子龍不期後船。用火器。失手反擊鄧船。篷檣俱焚。明虜竄伏在一邊。行長乘勢登舟。子龍副將及家丁皆斫死。時發見子龍有失。奮勇前救。又及於難。第三船把總沈理努力而前。大熕齊發。行長苦戰。士卒多斃。陳蠶李金等隨後邀擊。我本不慣水戰。況無鬪志。餘衆不屬。義弘反舟迎取。與陳蠶陶明宰戰。皆獲之。劉綎亦乘機。邀截中路

之師。俱有斬獲。風湖亦便。義弘行長將毛國科等八人。及縱所差劉天爵等。皆留在船。護送渡海。乃蜚帆而歸。豐臣家譜、藩翰譜、慶長四年正月。東照宮與諸老。議外征之功。以義弘父子新寨之捷。得完歸計。其勳尤著。併公田在薩。出水。高城二郡。四萬石。悉予之。奏請任義弘參議。義弘參議從家譜、續王代一覽、子忠恒右近衛少將。各先賜劍一口。豐臣家譜、舊傳錄、○按島津家譜作四萬石、及大隅田一萬石、三月。忠恒誅臣伊集院忠棟入道幸侃於伏見第。幸侃雖陪臣。太閤秀吉命賜食邑八萬石。列直臣。安民記、誇功遂懷異圖。忠恒嘗謀之。未果。是日召幸侃於茶室。終誅之。

其妻爲質。在忠恒許。聞變與從者犇鞍馬。安民記、大三川志、幸侃屬下周章。或將鬭。東照宮使伊奈今成謂忠恒曰。幸侃從卒仇卿。卿守備兵。如不足則遣援兵矣。伏見騷擾。忠恒懼。避居于高雄麓宮與諸老議。宥忠恒罪。遣數千騎。迎忠恒於伏見。尋忠恒就國。幸侃子忠直。據日向莊內城。構財部。安永野等十二寨而畔。義弘遣兵討之。九月。東照宮遣寺澤薩高。山田直友。令行成。於是忠直乞降。舊傳集、安民記、庚子亂。三成。長盛使人來謂曰。爲我內府興兵。請來俱議。義弘曰。以何故起干戈。我未辨其由。請辭。再使人曰。此擧。非敢爲私意。

爲幼君所謀也。前盟不言耶。不扳幼君。實爲表裏矣。
義弘曰。我奚爲背嗣君。卽應之。豐久諫曰。此擧。內府
得勝明矣。何與鼠輩同謀覆社稷乎。義弘曰。我所懼。
廢盟言則他日失信於衆矣。因今以部下赴會。一擧
戰死耳。社稷之事。龍伯。忠恒在國。汝等莫勞念。（大三川志、島津家傳、）義弘乃會三成等。（或作內應三成、募軍兵、如大坂云、）七月。與諸
將攻伏見城。八月攻大垣。九月十五日列陣于關原
小關南。（德川記、）兩軍敗衄。時義弘率兵三千固備。未甚
敗。小早川秀秋鼓衆逼之。義弘殊死戰。筑兵皆走。義
弘兵亦多死。見兵僅五百。義弘自謂卻非武。乃以銃

自環。取途於多羅尾嶺。直擊東軍。福島正之過之不
克。酒井家次軍又勒。井伊直政擁性高公子忠吉。迭
進犄角。族姪豐久死之。直政追躡。抵牧田追之。義弘
將死之。阿多忠貴（落穗集作長壽院成淳、）叩馬諫。自稱兵庫頭。
代而死。乃得脫走。直政又中砲。傷臂馬斃。義弘與數
十騎踰嶺。自伊勢至甲賀。粮盡喉乾。命士卒徧索食
而不得。民皆裹粮逃匿。山林田野。更無一掬之黍。義
弘問牛馬。曰有。卽割食。猶入山中失路。搦得一老夫。
爲鄉導。稍抵上野。遣使於筒井定次曰。兵庫頭。今過
城下也。會土寇競起。要嶮岨。擒二人。斬五人。梟首於

上野城前門。縛虜於柵建榜而去。十七日黎明。出南都。取佩笄以授老夫曰。子必來薩。厚謝。遣歸焉。是夜達界浦。乘入江孫右衛門舟。會大坂商賈田邊屋道與。德川記、道與作作菴、護義弘夫人而至。遂挈之。浮海而還。實錄、落穗集、石田軍記、

○卜齋慶長記云。義弘抵尼碕。與立花宗茂遇舟中。偕航而還○藩翰譜云。義弘免死。遣川上忠元於行營曰。義弘過而黨大坂。頗似背舊誼。非敢本意。今過營頭。故遣使演旨。就國而後。具狀以報。乃往擊土寇。到大坂而還。

黑田如水攻安喜城。置戍於森江湊。義弘與之遇。相戰而去。二十三日。著日向。石田軍記、先是加藤清正攻宇土城。義弘部下援之。攻清正所部佐敷城。清正拔宇土。率步騎八千先驅。如水率兵三千後乘。與義久相抗于津名木水膀。及敗問至。義久收兵。藩翰譜、義弘歸國。龍伯不悅。疏斥不見。義弘謝曰。嘗欲入伏見。竭忠內府。然鳥居元忠不聽。是以不得已而黨賊也。然猶懼征討。不辨所爲。龍伯素服東照宮。宮亦以其强大而僻也病於勞師毒民。乃聲言。大舉航海。先令人風諭龍伯。龍伯幽義弘于櫻島。馳使乞降。

○慶長記云。義弘逃歸國。國人謂不能死敗軍之地。貪生逃歸。我後世子孫之瑕疵也。拒而弗納。後歷三年。調和得入國。

慶長七年四月。東照宮納降。頒朱章。復舊封。義弘剃髮入道號惟新。家譜、藩翰譜、十二年正月。惟新復呂宋國王郞徹路黎勝君迎書曰。周易曰。日中爲市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聖人之言。百世豈可廢哉。我聞呂宋之爲地。國富民豐。而南商北賈。往還如織。亦不繁華之地哉。我日本與貴國。遙雖隔大洋。仰光華於千里之外。是亦山厨羅明敖陀巴禮之所能知也。前年憑仗巴禮。求貴國商船。載貨來。而富我國家。非翅欲富國家。若其遷貨之有無。國家人民各得其所。聯遠之交。又豈有離貳哉。夫玉之爲美也。韞匱而藏之。則不爲天下之用。海貨蠻珍。無不皆然。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。則其用不均。而其貨亦終是腐而已。伏乞足下圖之。去歲所發之一隻船。大洋波穩。而著我一島。繫纜者有日矣。非不思惠而豫防之。逆風俄起。折樹木。揚砂石。吁時乎命乎。船忽破矣。我不忍見之。新造一船。順風揚帆。令商客歸。爲惟願足下。憐我愚誠。來歲薰風自南之節。使一船載貨

來貿易所須。各得如意。若然則我國山川草木。亦蒙光彩。況國家人民乎。是年又復書於呂宋國巴禮王揭須微釋褒郎耀來綿倪黎明勝密撿氏。十七年八月。惟新答書於呂宋舶主。（外蕃通書引南浦文集）元和五年七月薨。年八十五。（家譜、藩翰譜）法名自貞松齡。號妙圓寺。（系圖、家譜）義弘或詠歌曰。比登乃宇遍波。加我美仁哿計天。彌留登我能。和雅美廼可解乃。那止久毛類艮武。（鹿兒島名勝考）有三男。曰久保。字又一郎。從父于朝鮮。罹瘴病。文錄二年。卒于唐島。（家譜）

○薩州舊傳集云。久保從父于朝鮮。久保素驍勇。伊集院忠棟嫉忌。當出軍之日。道路有架橋。忠棟奪橋桁。久保不知。黎明上騎而過。與橋陷深壑死。傳臣有川貞世憤怨自殺。

次家久。次忠清。字又四郎。蚤死。

家久。本名忠恒。小字又八郎。（系圖、家譜）文祿三年十月。從父于朝鮮巨濟陣。而屯加德島。頃間韓虜出戰艦於釜山浦。欲隘我水道。故在陣諸將會巨濟爲之備。（實錄）慶長二年七月。發全羅。忠清道。是時明虜屯南原城。拒我師。八月。諸將圍攻。遂拔之。從父與加藤嘉明陣北嶺。明虜將來攻。我横擊之。獲首四百二十一級。而

後陣于泗川。三年十月。明虜二十萬。來攻新寨。忠恒啓門先驅迎擊。二虜揮戈前。忠恒下騎提佩刀。截戈獲首。猶與衆虜相搏傷肩。十一月。秀吉訃問至。諸將欲回師。松浦鎭信。有馬晴信。大村喜前。五島純玄。小西行長爲明虜大所圍于順天。忠恒從父督兵。擊虜船。便路救鎭信等凱旋。（家譜、）東照宮與諸老議。賜刀於忠恒。任右近衛少將。兼陸奥守。叙從四位下。（家譜、舊傳集、）慶長七年十一月。如伏見謁東照宮。謝嗣封之命。又爲宇喜多秀家。請減死赦罪。許可。（系圖、實錄、藩翰譜、）十年九月。東照宮賜諱字及族松平。立爲永式。忠恒改名家

久。（系圖、家忠日記追加、）琉球國自嘉吉年間。（舊傳集作永享年間、）爲島津氏屬國。頃歲違戾。不貢聘。先是遣使再三譴責。或開諭而不從。於是請征伐之。東照宮許可。（貴久記、實記、）十四年三月。家久出軍于湊山川。遣新納一氏等赴伐。樺山久高以習流三年艨艟一百先登。過大島抵德島。夷拒禦者一千。師縱銃追擊。夷驚懼。相呼曰。棍端發火殺人。叫泣而走。獲夷三百。進略永良部與論島。而達運天港。衆師繼之。初家久命調試戰艦器仗。琉球商賈在薩者。馳歸告諸國王。王大駭。遽構寨於海濱。預爲之備。師航海。達夷地一二里。日進僅五町。或六

七町。軍威彌熾。球夷擧國沒鎮鎖於津口。列巨銃守備。四月。師抵那覇津上岸。海瀕達山。險崖多蛇。夷恃嶮不置戍。師擇精銃。乘輕舸。黎明縱火爇山。而入取要溪灘。進到千里山。夷將陳文碩。孟龜靈等走。轉攻虎竹城。疾戰拔之。相戰三日。斬虜數百人。遂奪城門。合圍將攻之。（新虜以下據貴久記、）琉球王尙寧使弟具志馳舸乞降。不聽。五月。師五戰。遂達國都。王寧面縛出降。師前後禽諸王子。及三月宮按司親方等數十人。下令禁刧掠。所在標榜。以安集種夷。置戍而還。出軍六旬。琉球悉平。（藩翰譜、實錄、琉球征伐記、）



○貴久記。島津家譜並云。樺山久高爲將。平田太郎左衛門副焉。

七月。琉球王寧來聘。家久以聞。東照宮賜琉球于家久。載書賞成功之速。分琉球國租稅二十萬石半。授王寧。半收取焉。（實錄、藩翰譜、）十二年八月。家久以王寧如駿府及江府。（家譜、實錄、）十八年十月。家久予書琉球王。及琉球屬軍福建軍門曰。貴國之地鄰支那。支那與日本。不通商船者。三十餘年于今矣。我將軍憂之餘。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。而年年來商船於貴國。而明與日本商賈。通貨財之有無。若然則匪翅富於吾邦。貴

國亦人人其富潤屋。而民又歌於市。抃於野。豈復又泰平之象哉。我將軍之志在茲矣。是故家久使官二人。告之於三司官。三司官不可。將軍若有問之。則家久可如之何哉。是我夙夜念茲而不措者也。而州君寄書於我。其書曰。夫邦國在于四方也。有金玉者。或不足于錦繡。有粟米者。或不足于器皿。若有餘而不散。不足而無聚。民用不足。而其貨又腐。惟座而待腐。不如通其有無。各得其所矣。日本非無金玉器皿。其土宜質素。而不及於支那之文質彬彬。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。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明邊地。二以使明商船來我小邦。交相貿易。三以使一遣使。年年通其貨之有無者。匪翅富兩國人民。明亦無爲我嚴備兵衛矣。三者共無許之。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。進伐於明數十州。鄰於日本者。必有近憂矣。是皆日本大樹將軍之意。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。伏冀軍門老大人。於斯三者。許一於此。我小邦大沐明之德化。且遂日本之夙志。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云云。（通書引南浦文集、具岡軍記、）慶長十九年十月。

家久遂卻大坂使者曰。關原之役。自犯夷滅之罪。我所以報孺子畢矣。今完舊封。實德川氏之賜。孺子無

所與焉。再造之恩。經久未報。我豈有佗志乎。遂馳入駿府告之。且曰。軍事已措辦。進止唯命。（大坂記、逸史、）冬之役。風波不便而不到。（藩翰譜、）夏之役。率兵到平戶。聞軍散。駐兵艦。到伏見執謁。（家傳、藩翰譜、）元和二年。安南國華郡公呈書於家久。六月。復書。附贈戎衣十領。長劍十口。弓鞬各十具。硫黃一萬斤。（通書引日記、文章、）三年六月。家久齎示支那商賈書曰。須知我薩摩州。與明雖隔萬里之修程。年年泊商船者。自古皆然。明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也。今日本有一將軍。發號於東西。施令於南北。日本風行草偃。是故置一官於長碕。使之招異國之商船。以爲其所止之處矣。實因茲南商北賈。指此地爲要津矣。是今商客之所得而能聞也。自今以往雖曰明商船之隨風。而來於我薩州之地。頃刻不許繫船於我地矣。一將軍之素心。不愆不忘。率由舊章。由是視之。今雖令長碕爲南客之所止。後必治商船於我薩州。以爲貿易所須之處。亦未可知也。商客姑觸之。今也一官之號令。誰敢可濫之乎。商客其念之。（通書引日記、）七月。任參議。（公卿補任、藩翰譜、○島津家譜云、是日兼任左近衛權中將、）十月。辭。（補任、）寬永三年八月。任權中納言。陞從三位。（家譜、藩翰譜、）稱薩摩守。後改大隅守。（系圖、家譜、）十五年二月。病篤。

誠子族曰。勿懈怠。勿遺忠。克護邦家。言畢而薨。歲六十三。（系圖、家譜、藩翰譜、）法名花心琴月。（高野山墓碑作陽心英月、）號慈眼院。（系圖、家譜、）有多子。長曰光久。本名忠元。累任左近衛權中將。叙從四位上。稱薩摩守。正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。修犬追物於武州王子邑。大猷公莅焉。侯伯陪從。以爲奇觀。（舊章錄、續王代一覽、）犬追物者。演弓之業。擇射手定番。設埒放犬。騎上取嚆矢縱射。各有制式。又閱武之法云。元祿七年夏卒。子孫襲封。爵位冠西土。次曰忠平。（或作忠明、）稱兵庫頭。曰久直。叙爵。稱式部少輔。繼北鄕。曰忠弘。（或作忠廣、）稱東市正。曰忠共。（或作忠尙、）稱出羽守。繼町田。曰忠紀。叙爵。稱玄蕃頭。曰重永。稱七郞。族稱根古。曰久雄。稱安藝守。曰政由。（或作正勝、）稱藏人。繼鎌田。曰忠良。（或作久周、）稱右衛門佐。繼伊集院。曰忠隆。（或作忠心、）稱又十郞。族稱桂。曰立久。（或作久朝、）稱源介。繼伊集院。曰貞治。（或作貞昭、）稱集人正。繼伊勢。曰久尙。稱又九郞。繼樺山氏。（系圖、家譜、）

家久。貴久四子。義久義弘季弟也。稱中務大輔。（系圖、家傳、）勇武精悍。不善飲酒遊戲。常講武事爲樂。（立花記引立花道雪書翰、）天正十二年三月。龍造寺隆信侵伐肥前。攻貝城。家久赴援。軍于燒趾。隆信師二萬來圍。時家久兵僅

十分之一。對抗而不撓。隆信輕侮寡單。圍重鏃明。家久子豐久時年十三。家久自結之表帶。抽刀斷其餘。使新納忠元。伊集院忠棟設伏于二處。督兵軍。約突隆信中軍。薩之軍法也。令先驅隊齊發銃。轉把長桃競擊。勢如電雷。事發不意。肥軍上下騷亂。家久殊死戰。隆信上軍颯。將士多死。隆信嘗剛勇。掩擊縱横。麾兵血戰。遂死之。諸隊悉潰。或謂直進屠佐賀城。家久掉頭曰。否。此役惟有復天艸耳。以隆信蹂躪彼地伐之。爲兵且寡。無念肥地。以勝爲勝。我宗軍法。永次此地弗祥。乃乘輕舸。濟天艸。嚴戒守令而還。（古鄉物語、逸史、）天正十四年。秋月種實與大友義統戰。乞援于義久。家久乃率兵赴援。攻筑紫廣門於朝日城。遂擒幽之。攻巖屋城。高橋紹運死之。種實猶請攻立花寶滿城。家久遣人於寶滿。諭和平。城主幼稚。從而致城。種實復請攻立花城。家久不肯而回。（古鄉物語、）十五年三月。家久將兵一萬。守耳川。是夜悉欲斫南條宮部陣。南條元續不能支。諸部救之。薩兵破宮部繼潤柵而入。繼潤捍禦甚力。所禽數十人。姪忠親死。天明諸部兵至佐鬪。家久走入城。羽柴秀長乃相持涉數日。家久焚城而遁。（實錄、貴久記、）六月。家久會秀長于陣營。中鴆毒死。（系圖、）

實錄、子忠長。二子忠將。

忠將稱右馬頭。永祿四年七月。戰死于大隅。長子以久。稱右馬頭。爲佐土原城主。日向、食邑三萬石。子彰久。稱右衛門尉。從征明。死于巨濟陣中。二男重時。出繼伊集院氏。三子忠興。叙爵。稱右馬頭。列侯籍。割邑三千石於二子久富。仕幕府。

野史卷一百六十七終



野史卷一百六十八

飯田忠彦修

男　文彦訓點

竹中邦香校

## 武臣列傳第七十六

### 立花宗茂　高橋鎭種　元種

立花宗茂。本名統虎。筑前人也。實高橋鎭種入道紹運子。爲戸次鑑連入道道雪養子。戸次氏出自大友親秀二男重秀。重秀初居豐後大分郡戸次莊。因以爲族稱。重秀。十一世親載從居大野郡鎧嶽。親載生親貞。親貞生親家。親家生鑑連。初其母由布氏禱田

原八幡祠。生鑑連。小字八幡丸。（立花家譜、戸次家譜、）初名守
親。十四歲元服。大友義鑑授諱字。改名鑑連。字孫二
郞。稱伯耆守。紀伊守。丹後守。左衛門大夫。及長穎敏
驍勇絕倫。育士恤民。恩惠備至。（立花事實畧、立花記、）天文四年
八月。菊池族叛。大友義鎭令鑑連伐之。與城赤星隈
部等戰于車返。（立花戰死錄、近代實錄、）弘治三年七月。與高橋
鑑種。臼杵鑑速。攻秋月文種殺之。八月。進攻筑紫惟
門于勝尾城拔之。（九州軍記、立花記、）永祿五年五月。剃髮。是
時大友義鎭剃髮號宗麟。授偏字。鑑連號麟白。既而
大友氏稍衰。四疆多虞。適有僧。自中國至。鑑連曰。我

老。冀事豐後。有終始。師其爲擇名。僧曰。雪降于道者
道消。君欲保晩節。其道雪乎。於是軒號麟白。名曰道
雪。（家譜、）十月。小早川隆景帥二萬。攻門司城。城險而兵
寡。宍戸大學冒矢石扳崖先登。城陷。隆景入城。宗麟
聞敗。使道雪。及齋藤鎭實。吉弘鑑理兵二萬。赴擊之。
至立石原。分作二隊。道雪循安達山。西出柳浦。鎭實。
鑑理次魚野鵐野。踰山。進與藝師戰于柳浦。使軍每
矢書戸次丹後守贈以射。已而鎭實等踰山而進。藝
師入城保。道雪等聯陣於西山。屬海以薄城。藝師以
主客勢異。豐兵日衆。棄城而去。追擊斃之海。（九州治亂記、）

永祿十年七月。道雪與鑑速。鑑理。出軍太宰府。與高橋鑑種。大戰于寶滿山下。敵鋒甚銳。兵卻者二。道雪親督戰。十時惟忠等善戰。有敵一人。引弓射道雪。距可三步。內田鎭竝以身蔽障。中矢死。道雪免。尋圍寶滿。八月。攻秋月種實。戰于廿水長谷山。自巳至申七回。道雪用刀多所斬獲。惟忠驍勇。以刀鋒貫一人。高揭投之五步外。後人呼其地。曰投人原。次日進攻城。督衆冒矢石以登。遂克之。種實退保古所山。道雪軍林松。九州軍記、列陣以蹙古所山。國人聞藝援軍至。相告歸。鎭實等退次于松尾。鑑速等亦將回兵。九月三日



夜。種實出襲二人陣。擧軍潰。士卒鳥散。城兵乘勝。逐我軍。不能破。小卻。篝火相持。道雪兵止百二十餘人。秋月兵衆。道雪欲出奇取之。滅火吹笛傳呼。陽出敵後。因其恂懼擊破之。天明聚遺卒。益進力戰。追北至古所山下。恐斷後。退次人次原。是戰一族鑑堅。親繁。親宗。鑑比。及十時惟忠。由布惟淸等。死者五十餘人。立花懷覺記、淺川聞書、戸次幸榮覺書、十一月。宗麟召歸諸將。獨留道雪守西陸。豐前覺書、永祿十一年。道雪討立花鑑載。鑑載亦道雪同族。其先出自大友氏。世爲立花城主。鑑載父鑑光以來。有功於豐。加以屬。宗麟遇之極隆。鑑載

少賤微。已從肥筑之役。屢有功。及爲立花城主。禮遇與先世不異。稍驕恣。欲滅宗家併呑西州。事露見誅。鑑載又雄傑。其母自幼誨以悖逆。終至覆宗。鑑載實軸丸右近子也。或以爲秋月文種遺種。文種之誅也。有妾方娠。有姿容。右近納以爲妻。無幾生男。及右近有罪見誅。一萬田彈正欲取其癹辭。遂併取其子養。又甚愛之。得爲立花氏後云。（淺川覺書引由布惟次言）立花之東城。曰井樓山。鑑載所據。西城曰白嶽。奴留陽融泉居之。初鑑載聞毛利元就武威稍震于上國。以爲九州亦且爲元就所幷。欲蚤自略。使人謂元就曰。立花險

絕。爲九州要鎭。君若西略。請爲鄕導。高橋鑑種亦使其老衛藤尾張請援。於是元就發長防二州兵八千。赴立花。薦野宗鎭。奴留陽融泉。末多比大學助等。未知鑑載有異志。每相議軍事。一日鑑載以申樂召宗鎭。大學而殺之。急攻白嶽。融泉僅以身免。走筑後。四月。藝師入立花。於是道雪軍筑後赤司。鑑理。鑑速軍于八町島。募兵。將攻寶滿。會鑑載叛。二十四日。率三萬。傳立花崖下。鑑載與安部民部等。併兵一萬拒戰。主客相傳。積石成崖。捍師。道雪揮兵先登。城兵潰散。鑑載自殺。（九州軍記、豐前覺書、）餘兵走名島。乃使白杵進士等

守立花城。（九州軍記、）尋道雪軍野田。欲盡誅國人與秋月
高橋者。國人聞之。皆走寶滿。秋月。衛藤尾張與鑑載。
誓同死生。及戰敗。棄鑑載而走。爲人所笑。病之。欲拔
立花以雪前耻。嘯集散亾。與原田親種。清水左近合
兵。八月二日黎明。進攻立花。主將告急於道雪。道雪
自野田。鑑速。鑑理俱率兵赴救。鑑速等背城以戰。兩
軍皆疲。交綏。敵更出衝道雪軍。道雪督兵圍之。（治亂記、）
鑑速。鑑理鼓譟薄敵後。親種等知不免。殊死戰。道雪
分兵作六隊。小野鎭幸爲先隊。更進戰。敵兵死傷殆
盡。獲尾張。左近走。親種喪馬步鬪。有人與騎而走。（九州

軍記、宗像追考記、）立花已平。道雪留統筑前事。鑑速。鑑理移
軍于太宰府。復攻寶滿。秋月種實降。（豐前覺書、）永祿十二
年。道雪與宗麟發。伐肥前筑紫廣門。援龍造寺隆信。
道雪從日田先發。擊卻之。（讓狀、）三月。宗麟令道雪。及鑑
速。鑑理爲先鋒。進濟筑紫川。軍朝日山。鑑理軍水上。
諭隆信曰。速來謝罪。否必屠之。不應。師進畧蓼神碕。
道雪軍于姉村。鑑速軍境原。距城里餘。隆信不肯出。
歷二旬。一夜中軍訛言。隆信將襲境原。衆疑懼。軍師
石宗進計道雪。道雪與左右往鑑速陣曰。軍中恇擾。
卿又速脫甲就寢。鑑速從之。軍爲定。天明道雪督軍

進半里許。撤民屋半燬者建營。會隆信遣人來贈白馬曰。久勞軍事。往者有命。至高良山相見。遷延未果。今將親詣軍謝罪。道雪謂是緩師而已。受馬謝而遣。居月餘。隆信不至。肥後人城親賢屬鑑理陣。隆信勸移陣。肥人盡移軍南關北關。師退次高良山。而道雪勸宗麟。先回旗。而道雪遣人謂親賢曰。聞藝師將踰海而西。待其至擊鏖之。肥人或懷反側。事定無復望食其土。親賢乃來會。師將自太宰府進。道雪。鑑速。鑑理進軍於博多箱碕。會大雨。河水漲。止次警固。藥院。故糧運不屬。箱碕坐主憐清爲募餉于箱碕輸之。尋濟多多良河。藝師雲集。從蘆屋濱。至立花山下。藝師舟載器械完備。豐師陸運不繼。上長尾山。兵皆會集。藝師送歸立花留守白杵進士等於村子嶽。（豐前覺書、）五月。宗麟出陣日田。道雪等軍海渚。藝師軍長尾。十八日。進與之戰。（譲狀、治亂記、）

○九州軍記。九州治亂記並云。是戰吉川。小早川已出而陣。豐師望見。分兵三萬五千。作二部。道雪。鑑速。鑑理等。各將五千。爲一軍。其餘豐筑肥諸部二十四人。每人分隊。五月十八日。大戰于多多良濱。勝負未分。道雪進伐長尾軍。躬親搏戰。藝師退

立町。諸軍乘機奮擊。藝兵退保立花城。據險自固。道雪士十時惟則等死亾多。○豐前覺書云。初與藝師相拒。道雪謂鑑速鑑理曰。藝師不出。當進擊之。衆欲戰。道雪笑曰。我一隊當之。無不勝矣。坐待彼至何爲。遂發諸部縱戰。○又云。六月下旬藝師已保城。日出輕卒罵豐師。道雪及鑑速鑑理曰。諺云。勝而點冑纓。然曠日相持無益也。乃整衆經山谿間稍進。藝兵發銃挑之。豐兵焚山下一營而還。

豐藝相拒已久。兵皆罷倦。日就軍中置酒高會。豐師陸路轉輸。每苦難繼。藝則海道便近。糧食饒贍。至十月。將校請曰。暴師數月。屢苦乏絕。恐難耐寒。且退次宿戶。竢明春。道雪曰。武神臨我。某尙死有益於國。臣節終矣。誓不退也。遂不言歸。十二日夜大雪。藝營火起。豐師恠之。欲追之。而立花方巡城警大急。猶豫皆甲而待。及天明。使諜視之。藝師已去。澗谷間。凍死相屬。因急追之。不及。唯斬落後者數百人。豐前覺書、

○大友興廢記。逸史並云。十月藝師以國有亂。襲拔立花。置戍回師。吉川小早川殿而去。豐兵請追。道雪弗聽曰。藝師甚整。未可冀也。乃諭立花成者

行成。成者致城而去。○宗像追考記云。十月望夜雨雪。藝師置戍于立花城而去。諸軍追之不及。皆據藝營。攻立花。固守不下。諭守將。送歸之藝。

十一月。道雪在蘆屋。移軍于嘉摩。穗波。次日攻寶滿。銃丸雨下。高橋鑑種因吉弘鑑理乞降。（豐前覺書、）元龜元年。移次筑後赤司。十月。宗麟命道雪鎭立花。（薦野家譜、豐前覺書、）二年。高橋紹運守巖屋寶滿。與筑紫。秋月對抗。筑紫。秋月嘗通隆信。宗麟與隆信行成。猶令道雪備之。宗麟祟信耶蘇。擬建幾利支丹等。壞神祠佛刹。家國衰弊。道雪諫曰。頃年國政無度。每戰失利。郡國諸士。及兒童。髒不彈指者。請棄邪歸正路。（諫爭錄、兩國太平記、）宗麟厭之。稱歷肥後。寘道雪于立花。言曰。卿嘗所請。以老成爲我守之。道雪遂徙居立花城。後改族。稱立花云。（肥陽軍記、淺川軍書、）天正六年十一月。聞敵將攻寶滿。立花。十二月。與紹運俱入保。初辛未年。統筑前事。至此八年。始城守。屢出兵。與秋月。筑紫戰。天正七年六月。築早良山西砦。先是箱碕坐主。坐主方請築東砦于松尾。因使坐主守之。（豐前覺書、）龍造寺隆信與秋月。筑紫同叛。使其族家晴。及鍋島彈介將兵數千入柳川。與城主蒲池鎭連謀。將攻諸豪屬豐者。秋月筑紫多築寨於境上。

欲侵實滿立。花地。道雪紹運又築砦於東山龍城。置
戍。秋月筑紫屢出兵挑戰。紹運與相持未戰。原田隆
種與委奴郡兵。應隆信。將攻鷲嶽。安樂平。二人聞之。
與謀。紹運拒禦筑紫秋月。道雪獨與隆種戰。及敵兵
出早良。道雪親將。軍藍原。七月。隆種釋安樂平。渡早
良河。逆戰於鳥飼。勝負未分。小田部大鶴合兵八百
進戰。弓銃亂發。隆種欲分兵防之。軍素無紀律騷擾。
道雪麾衆曰。敵敗。急進擊之。于時連貞等大叫馳之。
小田部。大鶴自山上橫衝。隆種軍大敗。走入委奴。追
北過河至野外。道雪退入白杵所成博多砦。是月。（立花記作九年秋）秋月種實。筑紫廣門率兵三千。軍太宰府。以
薄巖屋。屋山種連告急。道雪自將。由山道出御笠。會
紹運于北谷。定軍議。率兵千五百。當種實。紹運兵千
當廣門。日午整隊下山。種實廣門遁走。俱縱兵追之。
薦野增時父子兵三百。屯觀音寺。要擊之。廣門邪經
御笠郡。走基肄。種實從吉末磧走夜須。（薦野家譜、）九月。道
雪與紹運及志賀道糧謀。擊原田隆種。紹運駐守巖
屋。以備秋月筑紫。道雪率兵。過生松原。入委奴。別遣
兵五百。乘輕舸。與木付鑑實。合攻高祖。道糧由日向
坂前。先是大友氏遣由比紹鐵。朽綱宗歷。將兵三千。

略上座。種實聞之。自率數千人。軍麻氏貝城。宗像氏貞有故不能出。道雪。道糧夜半傳發。隆種聞之。欲誘兵深入以擊之。不置兵坂道。特發千餘兵。拒道糧于日向坂。自督兵二千。以原田林慶等爲先鋒。軍上原上山。道雪已入委奴。行焚民舍。不見敵。遂進薄高祖。小野鎭幸。由布惟信等。望見山上敵。進與戰。道雪憚深入擾亂。麾兵來及。使鎭幸等競進力戰。敵敗卻。隆種以千餘兵屯左阜。鼓譟横衝之。師不利。敵尾擊。兵潰走。至姪濱。道糧亦爲波多江等所敗。登大西山。休兵馬。道雪背十六町河而陣。隆種連追。并兵進薄姪濱。敵或謂後有水。彼疲極。潮且盈。請擊。林慶不可曰。今擊之。彼必致死。不如待潮涸。增時。鎭幸謂道雪曰。潮若涸。罷卒爭走。追其未涸。戰必克。道雪曰善。下令曰。潮方盈。不殲敵則不免。乃督兵二千。鼓譟齊進。敵乘勝鋒鋭甚。鎭幸等死戰。卒皆力鬪。遂擊破。追北過長垂山。林慶逃至上原村。反戰。道雪兵夾擊。獲林慶。其兵二百皆殲焉。散兵走高祖。追躡薄城下。縱火而還。（鷹野家譜、）

○豐前覺書作天正七年八月。或云永祿十一年。

今按本書。作原田親秀。原田系圖無親秀。隆種創

髮號了榮。一名親秀矣。親種。隆種第四子。以天正元年二月。自殺于高祖城。

是月。道雪紹運合兵出鞍手。縱火焚杉城下。誘種實出戰。種實聞豐師軍企救田河。將攻高橋元種。將兵赴之。不得共戰。大鶴鑑尚守津久見嶽。多賀隆忠餘黨仍保高宮嶽。爲種實所誘。皆反。道雪紹運召道輝。出將夾擊之。鑑尚因道輝乞降。道雪命斬之。九州軍記、治亂記、種實軍柴田。道雪紹運合兵軍針摺。夾河交射。既而進戰河中。衆寡不敵。道雪等欲退入巖屋邑城。秋月兵追至耳川。日將暮。或諫種實。不聽。紹運使惟信等兵二千。自間道出敵後。大呼擊之。敵騷擾。死傷且盡。紹運建旗幟數千於二日市。針摺間。種實望見。以爲豐師繼至。由杉塚長岡。終夜走還彌永。十二月。杉麻生。許斐。江刺等侵掠糟谷地。道雪邀戰兩三日。轙秋月兵。而遣戶次鎭榮等。襲許斐。擒氏備妻孥。分兵守其寨。氏備聞變歸城。已爲入有。走德重。宗家氏眞大怒。放氏備于大島。明年除日。氏備復許斐云。九州軍記、

天正八年九月。道雪紹運會石坂。進軍潤野。種實遣兵八千掩之。將逆戰。大橋京林曰。時辰未可。秋月兵益進。先鋒欲鬪。京林曰。未進數步而曰可。士卒齊起。

大破秋月兵。追北三里。至土師村。鏖敵三百五十。封之爲三墳。（豐前覺書、）是年。與隆信戰不利。隆信來圍立花城。道雪乞援于宗麟而不出。遂與隆信行成。（逸史、）天正九年。以廣門數寇。築砦于麥野。及宮司嶽。灰塚。津久見嶽等。防之。（立花記、豐前覺書、）道雪紹運發兵六千餘伏路。縱火于古所山址。抵石垣山。種實老井田親氏率兵拒之。進戰獲親氏。（立花記、大友興廢記、）十一月。鷹取守將森鎭實乞糧及火藥。大友義統命道雪納糧。道雪將出。聞筑紫及龍造寺欲乘間襲立花。使小野鎭幸等納糧歸。宗像兵邀之金原。道雪聞之忿。遽著甲。上城樓。謂



左右曰。和泉往。必不至狼狽。（淺川聞書、立花記、）杉連並出兵追尾。鎭幸返擊卻之。宗像兵與土豪合。俱夾擊。鎭幸等當左右。獲首三百。日暮。退保吉川嶺。（典慶記、追考記、）天正十年二月。道雪討山門邑叛民。歸。原田兵要之生松原。發銃擊之。道雪督兵返戰。左右傷者多。（豐前覺書、）十二月。道雪。紹運率兵。軍石坂。潤野。遣鎭幸。焚秋月食邑嘉摩。穗波諸所而還。秋月兵八千。要擊之。偕駐軍以待。敵已近。衆進戰。破之。獲首七百餘級。（立花戰功錄、高橋記、）十一年春。廣門屢出剽掠近邑。道雪。紹運合兵擊之。或伏兵當之。殺傷互多。十二年四月。廣門侵御笠。道雪

逆戰于武藏城下。擊破之。（立花記、）七月。義純出師于日田。令攻猫尾城。城固不拔。將罷歸。道雪。紹運聞之曰。豐府宗臣多死耳川。兵威日衰。爲秋月。筑紫所侮。我發兵合豐師。可以樹功。留統虎守立花。八月。親督兵二千夜發。過秋月。筑紫。星野。問注所。草野之地。出兵邀擊者。皆走之。涉筑後川。而軍野田。峯山。（豐前覺書、）道雪與豐諸將議。進軍河碕大藏山。分兵略西郡。攻西牟田家親城島。而略柳河近邑。高良山良覺來送款。豐先鋒杤綱宗歷移軍高良山。黑木政實以猫尾城而降。高牟禮成聞之而潰。蒲池鎮漣。杉連並等皆降。進焚柳川近邑瀨高。上下莊。鷹尾。至三池郡界。西牟田。及和仁親實。三池鎮實。邊春等。皆送款。（立花記引道雪文章、）十月。道雪及紹運次高良山。進攻草野重長。重長父子戰敗。棄城走。保發心嶽。縱火於其城。侵星野問注所邑。過兵于諸城。進入秋月境。侵略郡邑。豐將田原親家聞道雪等攻秋月。與種實戰于上座而不利。收兵還日田。道雪等聞親家敗。又引兵還。次高良山。（治亂記、高橋記、）親家猜忌道雪。紹運功績多。構讒間。義統回師。（肥陽軍記、）天正十三年四月。進兵焚柳川鷹尾城下。侵略近郡。（立花記、九州軍記、）龍造寺政家使後藤家信將波多。筑紫

兵軍久留米。豐師當秋月。佐嘉兵道雪。紹運當家信筑紫兵。戰于小森野。衆寡不敵。稍引還。敵追躡。反擊卻之。(治亂記)七月。與紹運。破北野赤司二砦。(鷹野家譜)九月。疾。卒于高良山陣中。年七十三。(立花系圖、家譜)遺囑帶甲葬于筑後北野。(古鄉物語)後改葬立花城梅嶽。(覺書、立花記)道雪年弱在藤北。夏月架棚于大樹下而眠。雷雨俄震。抽刀斬之。傷足。(興廢記)行步不便。常乘兜轎。把刀(高田作長二尺七寸)及手銃。又附腕貫于三尺手棍。從精兵百于左右。各執眉尖刀。稱曰足衆。每軍令舁轎。迫接戰。揮棍於轎中。擲擊左右。奮勵曰。惠以登字云云。且謂。乘斯機。捐吾轎于敵中去。是以每戰。前部雖敗。中軍未有一敗。善撫綏士卒。設與賓客接。士若有過。乃爲謝曰。請恕。渠等不馴禮節。然當軍旅則發火華也。自揭手擬把槍。客曰。何管他事。(古鄉物語)宗茂。小字千鶴丸。(系圖、家譜)生禀強健。乳哺不滯。甫四五歲。若他七八歲兒。逮六七歲好武。戲倒童兒。最輕捷。及長聰敏穎悟。有辨才。八歲出觀物。群不逞鬪諍擾亂。衆懼走。從者將扶去。統虎自若曰。觀物畢矣耶。對曰未也。鬪諍起。非幼者可居地。統虎哂曰。我不耐見汝輩狼狽。我非彼敵手。奚濫加害乎。更無蕩搖。逮十歲。父紹運令萩尾某誅刑

丸下當有又稱統虎字

人。統虎問其狀。對曰。從背一刀下截焉。左右曰。後截爲易。統虎曰。莫論前後難易。惟以獲爲功。若除易就難不能。則如過戮何。是無益之論。軍旅之障礙也。（立齋）（舊聞記、）十一歲往立花。見道雪。道雪引享之。召壯者試射。視之。戲謂曰。子猶幼。恐未能。對曰。弧矢將軍。何謂不勝。即挽側弓曰。弱。請道雪牀上弓尤勁者。乃射四發三中。道雪使人請統虎于紹運。不聽。居三年。請而不已。遂許諾。（鷹野家譜、）十二歲養鷹于郊野。童幼多從。會狂狗吠走。衆怖去。統虎親逆。抽劔倒擊。狗畏縮而去。他日紹運問曰。胡爲不伐。統虎笑對曰。嘗聞刀劍以

斬人。未聞斬狗。紹運攬淚誡曰。度量有餘。才智超倫。成長之後莫誇焉。迨十三歲。紹運出軍。謂統虎曰。子又從軍乎。對曰。意雖欲從。軀未剛。遇敵徒死遺憾也。願歷一二年。當一方敵矣。請辭。（舊聞記、）天正十年十一月。大友宗麟使朽網宗歷攻問注所治部大輔于井上城。城將陷。秋月種實爲後援。宗歷解圍。對抗筑後川。紹運。道雪遣兵援宗歷。會有叛者。宗麟召歸宗歷。道雪。紹運相議。縱火于嘉摩穂波。侵翌郡邑。將回兵。種實率兵追尾。道雪。紹運軍石坂。統虎時十四歲謂衆曰。敵已咫尺。能從我者。殊作一隊。距紹運軍。三町

許。傅臣有馬伊賀諫曰。敵兵衆。恐爲其所圍。不得復與大軍合。統虎哂曰。彼雖衆何能爲。若與大人併部。士卒不肯從我命。姑從余言。伊賀嘆曰。老將猶知不及。君尚弱。初陣乃如斯。分兵百五十從之。秋月兵踰坂進。已邇。紹運麾衆電擊。自叉揮眉尖力而進。統虎督兵橫衝之。秋月後軍進。大戰于坂路。敵察爲將帥。皆萃。統虎暨伊賀力戰。斫敵三騎。傷額。敵堀江備前趨統虎。統虎射之。汰長刀柄。中左腕。備前益奮。捨刀與搏。統虎遂撲僵之。令馘焉。舊聞記、鷹野家譜、○高橋記、立花戰功錄、並作十六歲、原田隆種已屬龍造寺氏。勢甚張。蠶食早良過半。屢踰山侵那珂郡。小田部大鶴。彊土日蹙。道雪。紹運爲之援。纔得自保。隆種築砦巖戶鄉久邊野。使其人笠大炊助兵三百守之。道雪曰。隆種鴟張。踰山略那珂。屬多事。姑舍之。今乃深入築砦。是壓我也。使宗茂將兵千餘擊之。

○野史氏今按。此軍係天正十年四月。然石坂之戰。是年十一月矣。恐有誤謬。故姑缺月。以竢後考。

晨傅壁。分兵東西並進。城上矢石交下。立花兵疾攻。日午克之。斬首多。敵皆走早良。終燬砦而還。鷹野家譜、會

土寇七百保大久卷村。將伐之。設塹於村外。廣四五丈。不可踰。遂引歸。豐前覺書、道雪稱揚統虎勇武。强請紹運以爲女婿。舊聞記、系圖、

○古鄉物語云。紹運請嗣於道雪。道雪以二男主膳。年齒尚幼。强請宗茂爲嗣。

逮道雪卒。宗茂繼其後。居立花、城。藩翰譜舊聞記、天正十四年七月。島津義久侵掠九州。出師逼巖屋城。統虎遣人諭紹運曰。巖屋非險要。請移寶滿而據守焉。紹運冷笑曰。運盛則生于死地。衰則死于生路。我死期在邇焉。弗聽。統虎灑涙。遣野上七郎等二十七人赴援。



運糧棻。紹運不悅。盡令遣歸。舊聞記、殘太平記、城遂陷。紹運自殺。統增就虜。所守立花一城耳。統虎自若曰。我固知其必然。待敵來。據城戰死而已。益嚴守備。薩兵遽圍。使人來諭曰。巖屋已定。將有事立花。寡君素與君無仇。今者將撫有西海。君請爲寡君居間。以與豐平。往屢以此請大人。大人不聽而死。君非與關白有舊誼。若與寡君。所有縣邑。我其無與知。又使謂諸士曰。子君少未習事。子輩艮圖。勿徒取夷滅。使者三反。立花鎭笑。由布惟信等會議。或曰。薩軍鋭甚。筑紫已降。以巖屋之武備。猶不能終守。我非愛死。顧先君之子。

一人而已。君設罹禍。宗祀永絶。或謂。死生命也。士窮不失節。君故豐宗室。已與殿下有約。義不可倍。且先君俱以武著。無所降屈。今薩雖強。北面事之。能無愧于心乎。巖屋已執義沒。且上國之援。不過二旬必至。我兵雖寡。戮力固守。可保三旬。若不能則死耳。統虎日。我與其生無義。寧死敵。爲誓。衆大震。

○立花懷覽記云。薩軍將攻城。城中恟恟。謀無所出。内田鎮家曰。臣請見薩將。說而援之。不成死之。遂往見薩將約降。薩將大悦。居三日。鎮家復往曰。前日之言非耳。明日辰牌。決鬪於城下。臣歸。願得賜以爲證。因獻長刀。薩將怒日。豎子誑我。立花人何以能戰。軍有故事。特宥汝命。新納武藏受長刀。授以刀。鎮家歸。保聚以待。薩兵不至。二十四日。收兵齊宮路川而去。○國史實錄云。薩兵誘降。宗茂對曰。去去年宗麟上洛。而後秀吉下令。以筑前爲公領。命紹運道雪爲兩奉行。凡爲武夫者。以無貳爲職。是以紹運已死義。我雖年少。不欲竊生路。而流醜於天下也。惟竢薩軍至而死耳。再三不應。薩兵僉曰。義士也。乃回師。

益修守備。高壘完墻。薩軍攻巖屋多死。立花絶險。守

兵比巖屋又多。攻之不能下。恐上國援兵承其弊。不
敢薄城。止焚郭外廬舍而已。
○立齋舊聞記云。薩兵知竟不可降。議攻取。暴師
數月。迨八月二十四日。遂焚城下。引兵歸。宗茂曰。
受圍數月。見敵去。不能追。如人之嗤何。即遣兵追
蹤。頗有斬獲。○島津世錄記云。使者反命。皆曰。義
士也。殺之不祥。遂班師。○九州軍記云。薩師次遠
矢原。放火立花城下。分據要害。時出輕兵。發銃攻
城。迨八日。藝師渡海而進。收兵入肥。次八代。○安
河內氏筆記云。薩師傅城。城中固備。弓銃亂發。屢

出禦戰于山谷間。薩師不能進云。
當是時。寶滿爲秋月所據。義久命置戍於巖屋。又修
高島井。使星野吉實兄弟守之。以遏立花。八月。黑田
如水。宮木豐盛航海至柳浦。藝師繼之。薩師在立石。
小倉者。皆退保巖屋。已而。義久命諸軍在筑前者退
入肥後。二十四日。薩師引還。城中出兵從之。斬獲頗
多。治亂記、薦野家譜、統虎追躡。薩師歸途。攻星野鎭胤于若
松城。拔之。鎭胤兄弟一族二十餘人。悉殲焉。肥陽軍記、治亂記、
高鳥井城距立花城六十町。初宗像氏所鎭。廢已
久。薩兵修之。使星野吉實及弟民部少輔拒守。按殘太平

記作星野少輔三郎親綱、兵二百。宗茂與吉川元春。小早川隆景。併立三千攻之。一軍鼓譟而登。矢丸雨飛。士卒爭乘壁。吉實兄弟禦戰死之。縱火城陷。舊聞記、淺川聞書、秋月種實使桑野新右衛門守巖屋。統虎伐之。先鋒偪城。發銃相挑。士卒素諳地理。由山谿中爭進。縱火于城。新右衛門不能拒禦。遂棄壁逃去。豐前覺書、高橋記、秋月兵守寶滿者。聞之又潰。薦野家譜、統虎嘗送款於關白秀吉。於是秀吉嘆曰。薩人屢侵伐九州。只統虎以寡能禦衆。斬戮數百。爲孤完備者。特統虎而已。可謂西海一人矣。乃予書褒焉。舊聞記、藩翰譜、



○薦野家譜云。天正十四年冬。統虎聞秀吉西征。與紹運議曰。關白征九州。宜請爲先導。當是時。士大夫專事戰鬭。不嫻辭令。乃擇薦野增時。授族立花。與紹運使者。赴大坂。因黑田如水以聞。秀吉大悅。將見之。如水問其所齎。對曰。棉布二十端。如水哂曰。此太儉薄。乃買束帛爲贄。以棉布爲使者贄。秀吉引見二使曰。紹運統虎首歸我。忠莫大焉。賜刀於二使。且曰。子等速歸。固備禁戰。以竢我師。使者反命。隣邦人聞之。乾笑曰。紹運父子請援于上國。道路遼遠。何時能到矣。今按。紹運已沒。疑有誤。

天正十五年六月。九州悉平。秀吉封統虎以筑後三郡。食十二萬石。治柳川城。舊聞記、系圖、秀吉授羽柴族豐臣氏。武家補任、舊聞記、尋叙從五位下。任左近衛將監。藩翰譜、

○今按。立齋舊聞記載。去年九月。秀吉所賜書。已載立花左近將監殿。然既稱之。今更任矣乎。

佐佐成政封肥後。撫民不順。土寇屢起。郡邑騷擾。成政不能剗平。會平山寨粮盡。乞救於鍋島勝茂。勝茂率兵七千。赴援不克。事聞大坂。九月。秀吉賜書于統虎赴援。統虎乃率兵千八百。舊聞記作八百、入肥後。成政遣人請救山鹿附寨。蓋平山、統虎應諾。夜潛兵造山鹿。次日黎明。分作三隊。對隈部城。而運糧於山鹿東西附寨。城兵追躡。統虎親揮麾返擊。及日晚交綏。佐佐軍記、舊聞記、國人大津山家稜亦叛。成政乃攻大津山藟嶽城。遷居前原。成政使佐佐藤右衛門守焉。家稜怨憤歷日。會內空間。鎮房遣人誘與黨。家稜悅應諾。募兵二百六十。據大田黑神尾城。聞柳川兵運糧于山鹿附寨。與和仁親實。邊春親行。謀合。出兵于路。將遮奪之。而不及。遇歸路。統虎擊走之。斬獲頗多。佐佐軍記、終擊悉平之。藩翰譜、十六年。統虎述職京師。秀吉謂曰。去年預定議。封卿于肥後。而聞家衆皆不欲。是以罷。於南海

西海。設有闕國。則依卿所請封之。統虎頓首謝曰。當
是時。浴殿下恩惠。猶有步騎三千。以足禦一面。國郡
更無所欲。惟願生前聽殿上仙籍。（舊聞記、）秀吉感其志。
爲執奏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謂左右曰。山東本多忠
勝。鎮西統虎。一雙之士也。（舊聞記、藩翰譜、）統虎改名宗茂。（系圖
作十五年、）文祿元年。宗茂率兵三千（或作二千五百、）征明。與諸將
攻屠城邑。而守朝鮮王城南門。南門明之衝路。而當
王城乾方。歷數日。韓虜數千。據要地。阻撓我便路。欲
逐之。未發。蜂須賀家政。有馬晴信等引兵還。宇喜多
秀家遣人問詢逐虜。宗茂乃撿地利。是夜。遣夫卒芟



草。虜未識。明夜宗茂率兵千餘。分作二隊。爲覆。固誠
曰。雖虜出。必勿競鬪。徐徐追躡。可就而入焉。虜二三
千果出。兵起追尾逆戰。宗茂邀之要地。三面掩擊。逐
北。遂乘虜寨縱火。斬獲七百餘。八月。朝鮮王脫去王
城。匿義州。乞救于明。明主使祖承訓爲將。督虜五萬
赴援。到平壤安定館。小西行長率兵七千自安定。黑
田長政自黃梅。來布營。秀家亦使大友義統。及宗茂
兵八千。列陣對明虜。七日黎明。明將史儒率明韓虜
五千餘。突行長前部。是日。河霧四塞。我軍未識。事發
不意。前部敗衂。長政督兵六千。邀擊當史儒。史儒傷

而退。長政猶進。韓虜三萬。遽起圍長政。史儒亦圍。虜四圍數重。戰鬪殆危。義統。行長懼而不出。宗茂奮起曰。不可棄也。乃督兵二千。親自把戟而進。長政得攙縱横奮擊。終破之。行長望見韓虜色搖。經廻其右。討捕史儒。獲虜三千五百餘。尋行長保安定館。距中路四里餘。義統繼之。統虎長政相次。以爲開城府聲援。明主聞敗。遣李如松。宋應昌。帥虜二十萬來援。到遼東界。韓虜逃匿者又加之。唱言四十萬云。文祿二年正月六日。明韓併襲行長于安定館。遶圍數重。我兵努力捍禦。爲所毀柵一重。衆勢不撓。屢伐明虜固備。

義統聞之。遁走抵宗茂營曰。行長爲虜被殺。禦戰不利。願偕入王城。宗茂謝曰。我未聞行長死。且不見虜而走。是我所不爲。請俱爲後援。擊虜卻之。行長若不生。則爲之弔戰矣。義統戰慄。不肯曰。以我寡對衆虜。奚得生還哉。言未畢。奔去入長政樂川營。謂長政曰。行長既被擊。故我退。途說宗茂退陣。渠年弱不聽。意渠今就擒乎。戰死乎。不出二路。長政曰。未明虛實。雖俟信而進退。又不爲遲也。義統猶不能保。遂走王城。行長禦戰竭力。九日黎明。終棄營而去。明虜逐擊。危戰數回。屬兵漸漸退走。十日平旦。宗茂察虜擧動。欲

決戰。將發。弟增統嘗在王城。諜聞宗茂就擒。駭忿。率兵七百。疾馳到。與宗茂相逢。悅即。併兵三千。向安定館。往三里程。兵二三千。揚擧馬烟來。近見之乃行長也。問狀。對曰。虜衆叵禦。且追躡來二三里。言終走去。統增曰。誘行長。遮戰于此。宗茂曰。敗將不可共備。乃預三千兵。作五隊以備。明虜七八千奮來。宗茂統增奮然發鬪。三面掩擊。明虜不能禦。虜盡敗走。追擊獲首一千餘。敗虜歸安定館。所在明虜遽驚。走十餘里。宗茂還營。竢王城動止。諸將相議謂。覇湘川氷可消。不可涉人也。大谷吉隆馳驅。巡視河邊。命曰。請疾退。

於是宗茂暨長政俱還王城。明虜亦到開城府。相議守備。王城宏濶。陣營不整。秀家等或謂。去王城。退保釜山浦。而乞援軍以再戰焉。或議構柵于城外。固備焉。小早川隆景特謂秀家曰。虜勢日加。頗强盛。我無防禦之備。又無一人與謀。虜設來則衆如之何。請嚴戒守禦。對曰。大虜數十萬。我軍何能當焉。頃聞秀信帥師而發。不日必到。不若竢之。且聚散兵拒戰矣。虜如急襲。則退與諸將借守禦。隆景曰。不可也。義統。行長既敗走。渠得機而進。長政。宗茂頗得利。今走保于此。虜益加勢。我師今避王城。使虜入。勢倍不可敵。我

不可敵我下恐有闕文

秀包突戰。宗茂偕擊遂克之。與秀包整旅。十七日遂拔晉州城。獲牧使。四年六月。秀吉召歸宗茂。使備不虞。賜第于伏見大坂。（舊聞記、）行長詐謀發覺。講和事敗。秀吉赫怒。慶長二年春。諸將航海。四月。明主以楊鎬。劉綎。麻貴爲將。虜數十萬而發。諸將各據城寨。以爲長陣之固。是冬十三日。楊鎬率虜三十萬。圍清正於蔚山城。清正城代加藤直正。及淺野幸長。太田一吉等努力拒戰。清正聞警馳突圍虜趨入城。逮念後。粮食竭乏。刲馬而食。或夜出探尸虜炒米牛肉等。以凌饑。事聞釜山浦。秀秋。秀元。正政率師三萬。踰舟路達蔚山。慶長三年正月四日。達蔚山十二里。北上陸路。掩擊明虜。楊鎬敗而退去。先是明虜一萬。據般丹城。丹距釜山浦。四十里程。釜山浦兵寡。士氣不振。秀家誘宗茂巡視。宗茂領諾曰。非惟巡邏耳。臨機一擊以試焉。擇精騎八百。是夕發釜山。時寒風裂膚。暴雨浸甲。宗茂誡士卒。半夜抵般丹。窺虜不備。縱火擊之。虜倉黃散亂。不能拒禦。虜將牧務遼周章先脫。虜大潰。獲首五百。俘斬甚多。（舊聞記、朝鮮物語、）六月。（逸史作八月、）明將麻貴（舊聞記作梅桶、）率虜六萬。攻清正于蔚山。行長。嘉明在順天城。行長懼而走松島城。嘉明固守。明虜海陸分部

撫山東不與上文不屬恐有脫文

撫山東。在此一擧矣。衆同之。獨立花增時入道賢賀不從曰。我嘗聞智將勝無形。內府長兵畧。將有事於關西。未發師之前察之。則乘會津回師。三成等雖稱幼主命。衆悉不協。且如水清正與三成不和。從內府者必多矣。我善守城。屬內府。與如水清正合謀。保全社稷。宗茂曰成敗姑舍是。豐公之恩。藝侯之誼。共不可諼矣。乃與秀包。已胥議。赴安藝。屢諫輝元。不聽。與秀包往大坂。與衆合謀。率兵頓勢多。京極高次在大津城。應東。自焚外街。構柵于東西海道。阻撓行旅。宗茂聞之。歷山路赴大坂。問計于輝元。輝元令宗茂攻大津。於是宗茂還勢多。率兵拔木津口。鹿角木。逐守者而向木津。伊東祐丘。毛利秀包等。據阜丘構樓。縱巨銃攻擊。或登高觀音山。連發火熕。城樓壞崩。壁墻露籠。九月十三日。衆合攻。宗茂超衆。遂拔三郭。而登次郭。薄牙城。高野木食僧。來往說和平。十五日。高次致城。宗茂使家人臼杵新助送高次于高野山。宗茂入守城。次日平旦。宗茂東抵草津。聞關原之敗。東師攻佐和山。部下或謂。艮方天色赤。佐和山陷矣。十七日。率師三千。入京師。駐騎于御幸町。（舊聞記、慶長記、）木下家定從高臺夫人之言。猶在京師。宗茂使人謂曰。令郎

改圖。言語道斷。卿如有意於嗣君。請俱至大坂。嬰城一戰。辭曰。去就難猝決。子且先往。乃閉門自守嚴戒。高臺夫人聞宗茂入京師。懼而走入禁闕。宗茂哂曰。渠固當然。遂奔大坂。駐天滿橋。使謂輝元曰。公必嬰城。請受一陣。辭曰。姑議而後荅。宗茂曰。咄。今日何議有之。乃入城。見輝元曰。欲向關原。軍既敗。將士潰亂。雖然是城猶完。東師必至。速嚴守備拒戰。則敗軍聚合血戰。應對東師。請疾分隊嚴戒。我亦受一陣。輝元思慮惝然。少時而曰。我師陪東。敗于關原。況東兵加多。我軍散失。以斯疲兵。何捍東兵之强乎。我既決所置矣。宗茂切齒而去。謂歸國觀變。部下諫曰。君之所以報國酬知。畢矣。盍改圖保宗。宗茂乃使人乞降於行營。會秀包亦至自大津。宗茂告情勸降。且欲俱就國。秀包曰。我當觀吾納言而進退。宗茂至海門奪舸。與義弘遇尼碕。俱歸筑後。義弘勸自薩入筑。宗茂辭而還柳川。（慶長記、逸史、）

○按中興武家盛衰記云。宗茂與輝元別。欲遇島津義弘定去就。携義弘弟家久妻到川口。而竢義弘之至一日夜。義弘僅免到界浦。宗茂聞之。赴會議。義弘勸其俱歸國。宗茂辭曰。我如從卿之言則

人將謂。宗茂黨賊。失居處矣。我甚愧。不如就國竢敵。快戰而死。乃別去。

淩隍修壁。設備器仗。積粮嚴戒。十月。加藤清正遣人勸歸順。對曰。懇欵之情難報。然頃聞鍋島勝茂。新降德川殿。得完封邑。欲屠我城邑而謝恩。我嘗與彼有約。今聞其來攻。不接一箭。避城去。所吾不能。願與快一戰。而後不論勝負。以城邑致卿。乃贈盟書。清正感志。藉陣以俟報。鍋島勝茂自將步騎二萬。出陣八院。（在筑後、○古郷物語作鉢院、）黑田如水亦討不順。經豐前抵山川。（中興盛衰記、石田軍記、）初勝茂聞宗茂歸城。欲攻屠以償前日之不義。起兵。柳川之地也。隍塹多。僅通小架。叵行大軍。勝茂計架假橋。構柵于崖畔。或修築隄封。途覆兵而抵八院。於是宗茂與宿臣議。僉謂。邀擊有利。宗茂曰。方今三面受敵。無所遁。我嘗欲竢如水接刄。以決雌雄矣。治部敗亾。大坂恇弱。我甚愧衆。是以期一戰。欲傳武于後而已。乃就睡高鼾。老臣小野鎭行。立花三河。嘗爲左右隊長。隊下群士。居常競武。互懷確執。時十一月。鎭行三河（或作三太夫、）率逞兵四千三百。次榎木原。或曰三河子茂家。與隊下士。僅出與勝茂兵戰。獲首五十餘級。（古郷物語作茂家與隊士出城而戰、）鎭行部下聞之。歷

日鎭行子茂高。及隊下士。夜潛出赴敵。三河隊下傳聞。相競又出徂敵陣。勝茂諸部懲悔前日朝驅亡兵。日夜邏逡。警衛不懈。是夜。勝茂細作察有夜擊。各部整隊嚴戒。茂高茂家等。發鬪雜伍掩擊。敵固備邀戰。鎭行茂高被傷。士卒敗走。或墜隍塹。死傷者尤多。茂家繼戰。復爲所破。多死傷。茂家亦被創而還。古鄉物語、

○按中興盛衰記。石田軍記並云。十一月和泉三太夫等。率兵四千三百。次榎木原。分作二隊。與勝茂兵戰。三太夫死之。和泉傷。勢撓而猶不退。死傷相互。勝茂揚兵而去。○古鄉物語不載次榎木原。皆作出城而戰。勝茂乘勝。進軍於城際。野史氏疑宗茂勇敢。先與宿臣議。皆非居受敵者。故姑從中興盛衰記。石田軍記載焉。

勝茂乘機而進。如水亦從陣於藤山。與勝茂議。遣人講和。宗茂許諾。勝茂回兵。古鄉物語、清正使人稱贊將士勇鋭。宗茂守盟。致城於清正。清正寘宗茂于肥後南關。善視之。盡收撫臣庶。畀以舊邑。稱曰柳川部。以列隊下云。藩翰譜、國史實錄、○藩翰譜、一說作宗茂居肥後高瀨、清正及如水爲懇請。宥宗茂罪。悉收采邑。而後東照宮備聞宗茂進止。使清正從東上。清正喩宗茂。往京師。見東照宮謝

罪。命賜棚倉城（陸奥、）食邑一萬石。
○藩翰譜云。沒收采邑。而後毎侍東府。賜奥州南
郷地三萬石。實慶長十八年也。○創業記云。賜關
東田一萬石。或云慶長十五年。七月二十七日。賜
棚倉一萬石。○又一說云。宗茂失采邑。居肥後高
瀨。明年春。入京師。淹留三年。慶長八年。往江府。寄
寓高田寶禪寺。台德公召列書院番頭。將賜三萬
石地。東照宮聞之曰。宗茂者古老之義士。不論祿
厚薄。宜與城地。是以賜棚倉城食邑一萬五千石。
○野史氏今按。淺草寺塔中日音院。立花氏累世

所歸依。世諺云。宗茂寄食院中。有召命。賜棚倉城
云。○國史實錄云。宗茂到大坂乞降。東照宮宥罪。
收舊邑。移奥州。賜二萬五千石。據之考則庚子年
矣。○關原記云。賜棚倉一萬石。後十三年。賜本知
柳川。然則實爲慶長十三年矣。
大坂冬夏役從師。（舊聞記、藩翰譜、）元和六年八月。授封柳川
城。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七石。（藩翰譜作十萬八千石、今據中興盛衰記、）
改稱飛驒守。（舊聞記、武家譜、）寛永十四年十月。島原賊起。宗
茂率子忠茂赴伐。明年二月平之。是冬。致仕。剃髮入
道號立齋。（系圖、家譜、舊聞記、）十九年十一月卒。年七十六（藩翰

（譜、系圖、或作七十四、）法名松陰宗茂。號大圓院。（系圖、舊聞記、）譜、無子。取
姪忠茂爲子。忠茂小字千熊丸。實宣次子也。元和八
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左近衛將監。台德公賜諱字。襲封
而後。叙從四位下。（舊聞記、藩翰譜、）正保四年六月。佛郎機（中興
盛衰記作波爾杜瓦爾、）賈舶。漂著硫黃島。忠茂受命。與西道諸
侯。備軍艦嚴戒。終追卻焉。尋任侍從。改飛驒守。寬文
四年。致仕。剃髮入道號好雪。延寶三年秋卒。年六十
三。（家譜、藩翰譜、）子鑑虎襲封。三男貞晟。稱彈正。頒食邑五
千石。仕幕府。鑑虎子孫世侯。宗茂弟直次。爲父紹運
嗣。更族稱立花。



高橋鎭種。姓大藏氏。其先與秋月氏同祖。中世光種。
建武中。相足利尊氏。與仁木一色。爲筑紫三撿斷之
一員。光種初補職。子孫相襲。築高橋城。世繼職邑。又
城巖屋寶滿而居之。迨大友氏興。三撿斷子孫微微。
廢職。或爲被官。迄天文季年。仁木。一色嗣絕。光種七
世長種。僅保祀耳。蚤死無嗣。家人屋山。北原。福田。伊
藤等相議。請大友義鑑曰。高橋氏無嗣。故家將絕類。
得公族一人爲後。義鑑乃使枝屬一萬田親敦繼之。
改名鑑種。稱三河守。（藩翰譜、）勇武多材藝。大友宗麟愛
材武。遇待甚渥。益采邑寶滿巖屋田二千餘石。弘治

三年。守巖屋城。統知筑前國事。九州軍記、宗像追考記、
○藩翰譜云。永祿二年四月益邑。○大友興廢記云。弘治三年七月七日。討秋月有功。予巖屋城。鑑種嫌忌僻地。與毛利元就通謀。招入秋月種實于其城。自構寶滿嶽城。令家人保巖屋城。而掠略郡邑。既及五郡。亟掠塞豐通路。宗麟聞而怒。使戶次伯耆。吉弘左近。臼杵越中等伐之云。

毛利元就密遣人于西州說。有憾于豐者。諭爲內應。先是宗麟耽溺鑑種兄一萬田某妻。託罪殺某。奪妻。鑑種恚恨。送款于元就。永祿十年六月。修寶滿山城。蓄糧。秋月種實其父之亾。脫走。陰圖復邑。聚黨來往豐後。伺釁。鑑種招納。約爲父子。使乞師於藝。曰。我擧兵。豐必來討。汝以藝師至。夾擊之。筑紫惟門子廣門在藝。去還肥前。招聚遺臣。攻三條城。以應鑑種。宗麟聞之。大驚曰。廣門作亂固宜。鑑種智勇超衆。君臣之義蓋亦聞之。且我遇之厚。何故反也。豈其被讒而懼。抑又有謂。諸吏抑之不通。宜遣使者問之。諸老皆曰。君常以鑑種爲有材。待以殊禮。是以驕恣。蔑視臣等。且其爲人小有才。無忠貞之節。然臣等所言。每不見用。鑑種君之所寵任。言之。卻以取咎。是以不敢。今果

叛。且鑑種有怨而不得通。宜親來中理。反據城叛。此
不過啓藝自封疆耳。請速發兵抗之。不聽曰。反果信。
必有報者。姑待之。居三日。宗像。麻生。大鶴。小田部飛
檄至。言鑑種反。多召集無賴。四出剽掠。星野一聞亦
反。保寶滿。宗麟意彌疑之。使吉見五兵衛問鑑種曰。
卿何所苦而叛。對曰。筑前肥前政令之所不及。君無
與知而可矣。豐將士有願屬藝者。我爲代請。使者反
命。宗麟悔怒。諸老豫閲兵峙糧。以待使者還。九州軍記、高橋
記、宗麟乃使戸次道雪。臼杵鑑速。吉弘鑑理。是秋七
月。軍太宰府。七日。大戰于寶滿山下。鑑種兵敗。退保
巖屋寶滿。鑑速由巖屋城後山。急襲城。兵三千餘死
傷略盡。餘皆走下山。衆追擊之。鑑種爪牙足達兵部
死之。城陷。道雪。鑑理圍寶滿城。城地險峻。加以六月
以來完繕。雉堞牢固。弓銃亂發。經六旬而不陷。豐卒
死者甚多。度急難拔。退軍山下。欲以奇道破降之。九州
軍記、興廢記、永祿十二年五月。道雪等亦來攻。鑑種乞援
于藝。藝師與豐師大戰于多多良濱。藝師敗去。迄十
月。鑑種勢罷屈。因吉弘鑑理乞降。宗麟許之。予豐前
企救郡小倉城。九州軍記、藩翰譜、至是鑑種臣高橋越前。及
屋山。北原。福田。伊藤。成富。荻尾等復請宗麟曰。鑑種

背叛罪大。臣等不復以爲君。願使公族繼撫其衆。則實滿巖屋。冀不爲墟莽。初北原鎭久（或作小原、）有寵。鑑種勸之反。迄鑑種遷小倉。不言而去。抵豐府愬曰。鑑種怨恨。潛謀異圖。族滅不久矣。請迎吉弘鑑理次男鎭理。以爲高橋氏之後。諸老相議曰。實滿巖屋險要。宜得猛士守之。鎭理亦鑑種之族也。有文武之材。宜爲之後。遂許之。元龜元年。鑑種與鎭理。爲父子之約。（九州軍記、藩翰譜、興廢記、）鑑種剃髮號宗專。（藩翰譜、紳書、）
○高橋記云。初父鑑理爲鎭種娶齋藤鎭實妹。生宗茂。統增。○柳川吉弘某所藏古文書云。鑑種遷小倉。以秋月文種之子元種爲繼。紹運非鑑種義子。永祿十二年。宗麟授巖屋寶滿於紹運。

鎭種。本名鎭理。小字彌六郎。改主膳兵衛。（藩翰譜、興廢記、）後稱三河守。（逸史、）主膳正。（立花系圖、藩翰譜、）實吉弘鑑理（或作鑑直、）二男。爲鑑種義子。冒高橋氏。改今名。（逸史、或作種統、）爲寶滿巖屋城代。（興廢記、紳書、）領豐後三笠郡。（藩翰譜、紳書、）剃髮爲紹運。居巖屋城。時年二十三。後使子直次居寶滿城。（藩翰譜、）天正七年七月。筑紫宗像原田麻生合兵。軍太宰府。紹運赴伐之。道雪遣薦野增時竹迫統種援之。大戰于觀音寺。秋月種實襲巖屋。紹運還軍拒戰。敵尾擊。

統種殿而死。紹運得間入城。立花記、八年。與種實戰不利。來圍巖屋。乞救于豐。不出。紹運與種實行成。逸史、十年十月。種實復起兵。來攻米山城拔之。紹運率逞兵伏幽谷。急襲擊之。敵隕轉溝壑。追擊獲首二百級。興廢記、十二年三月。筑紫廣門遣人。佯爲販茶者。入巖屋。水繼盛藥。點火。置屋宇間。七日夜。風烈火發。屋宇盡焚。廣門望見。起悉其卒及諸砦兵。急來傅屋山種連盡力防禦。會紹運從寶滿馳騎相屬。廣門引去。尾擊獲首級。豐前覺書、高橋記、八月。紹運與道雪。出軍高良山。謀進伐。田原親家猜忌二人功勳多。間之宗麟。肥陽軍記十

三年四月。島津義久使種實等爲先鋒。來攻巖屋。宗茂送器仗兵糧。紹運不受。宗茂兵八騎密滯留。夜出斫薩隊長川上左京陣。獲首級。殘太平記、是秋。道雪卒于陣中。豐諸將皆回。入日田。紹運將旋兵。筑紫兵謀遣人入寶滿縱火。諸砦兵會之攻圍。城中兵寡。事起不意。不能拒禦。終紹運夫人。及子統增奔巖屋。廣門使其人守城。紹運夜半。望見火焔燭天。擧軍恂思。已而知其圖。收兵歸。居巖屋。自道雪歿。西路諸城皆褫氣。薦野家譜、藩翰譜、十四年。紹運與廣門和平。約以廣門女嫁統增。肥陽軍記、七月。薩師拔勝尾城。藩翰譜或作勝山、廣門出而

降。廣門兵守寶滿者。聞廣門已降。薩師將攻巖屋。又無固志。或歸言紹運曰。君何不遣公子取寶滿。紹運曰。宜詢筑紫諸臣。乃遣人議之。筑紫臣議曰。公子已爲我婿。今猶子。公子果至。誰不翼戴者。（九州治亂記作筑紫臣請紹運迎統增云。）統增時歲十五。紹運以其尚少。且筑紫氏多變。詐召群臣問之。莫敢對。伊藤外記離次曰。鄙語有之云。買鷹百緡。宜試之驚。其直不過三十錢耳。君盍試遣公子。紹運曰善。乃使統增入寶滿。從者二十人。薩將使人謂寶滿曰。廣門已降。宜速致城。筑紫臣執統增以降。紹運聞之。遣伊藤源右衛門往視之。初鎮



久之誅。源右衛門有功。以失寶滿見黜。鬱快不樂。至是時。與族十餘人。馳至寶滿。入城。進執筑紫良甫。抽刀當其心曰。汝欲奉令子。故遣之。今將行大逆。以媚於敵。何耶。吾輩欲相令子自裁。故來。汝若拒之。今死。其族亦各執一人。將刺之。或進開諭納質子議。源右衛乃留統增。（高橋記）薩師步騎四萬。入筑前。時紹運在巖屋城。（碎玉話作名島城）守兵寡。僉曰。不如避城據寶滿。歟圍立花。則有後援之利矣。紹運曰。不可也。敵設分一萬兵壓寶滿。以三萬圍立花。則我兵不得出城。薩師雖衆多。如擊破一面。何難之有。又竭力鬪死。則勇剛

籲敵軍。彼攻立花之日。意懷沮畏必矣。我死地在此也。子等去則去。衆感激其言。皆憤發固守。薩師果合圍。（國史實錄、藩翰譜、）島津家久使人來謂曰。廣門已降。卿收其遺臣。使統增保寶滿。何耶。寶滿筑紫氏之有。宜速致之。否必伐巖屋。紹運對曰。君之來。未嘗使一介命僕。猝抵太宰府。僕竊惑焉。今又命致寶滿。不知何故。君既枉師徒。願據城一戰。而後定議。龍造寺秋月張雄已久。一旦歸命麾下。廣門身擁强兵。不能戰。輙以城降。僕雖不敏。不能爲此。必力戰以効死節矣。（治亂記、高橋記、）乃據嶮要拒備。薩部長伊集院忠棟。及原田隆種。

秋月種實等自前門。川上左京經萱刈關。廻四王寺山。偪城壁。（古鄉物語、碎玉話、）宗茂使十時連貞請曰。巖屋淺陋。兵亦寡少。不可以當勁敵。上國援軍。將過赤馬關而西。不如據守寶滿。紹運曰。相持量機。智者之任也。守節死義。臣之業也。古不謂乎。地利不如人和。寶滿雖險。衆士不和。非所以持久。我之於豐府。至親也。我嘗爲豐力戰。屢克敵。而天命不祐。疆土日蹙。物莫不有終始。是天喪我之秋也。足利氏興而以來。九州門冑。亾滅無餘。天之未喪我宗。保巖屋。亦可以卻敵。天之將喪。雖據寶滿。豈能獨免。我已決死。忍棄其守。而

取弁匕之辱乎。上國援軍道遠。何以能及我急。若擇險莫若立花。雖然方事之殷。父子同嬰一城。恐非上策也。且道雪知我。若使宗茂得免。我何愛死。我死戰。必能阻一旬。戮敵不下三千。薩師雖壯。喪三千人。則攻立花。必不能力。立花固兵亦多。薩兵善攻。可阻二旬。歷三旬。則援軍必至。但守子城。莫以我爲念。連貞反命。宗茂及群臣皆莫不泣涕。治亂記、巖屋物語、復使其人往。且輸糧仗矢丸。紹運不悅。皆遣歸。藩翰譜、碎玉話、途遇薩兵于八田村。與戰而還。宗茂率兵出。敵已去。十時相摸物語、

○立齋舊軍記云。野上七郎等。二十七人。皆止城。俱拒戰死。

七月十四日。薩師進圍城數匝。鼓譟而登。城中亦應之。敵擁竹束爲盾。四面排銃連發。自午迄亥。起自巳至子。烟火晝夜不絕。火箭射城。屋皆灰燼。薩將傳令曰。援軍將至。宜速定九州。軍卒蟻附。旗幟混交。二十六日。羅城陷。退保二三郭。屋山種連。成富左衛門等。各分隊防禦。紹運與百五十人。居牙城。薩師請止矢丸。稱新納武藏呼曰。願與城中言。紹運上樓。陽稱麻生外記。見之。武藏曰。子君以寡當衆。可謂守節不忝其職。雖然嘗聞。義士不爲不仁者死。大友氏崇邪教。

虐士民。每戰不利。土壤日削。如我君。施德愛衆。諸士子來。戰莫不克。已併八州。以我觀之。子君不如早降之爲愈也。紹運對曰。吾子之言。不足以報寡君。僕當代謝。人之盛衰。譬如草木榮枯。莫不有時。時尙不利。雖有德慧。亦無如之何。棄義取利。臨危苟免。是寡君之所不爲也。聞者慨嘆。更使莊嚴寺僧來說曰。薩軍已取羅城。足以爲功。願與君成。得君一子養視。立花。寶滿。所隸縣邑。世世無有移易。且豐薩世讐。請君居間。以結二國之歡。俱戮力以擊卻上國師矣。紹運對曰。方今豐師屢折。我與宗茂。皆在圍。城中不能出援。上國後援未至。死固其分。於是爲嫌。豈非恥耶。我世有此地。且豐關白有封冊書在。與其不義取辱。不如守節而死矣。薩君由義而行。我之執諒。何以攻圍至此。他反覆無義之人。若斬其首傳示。我敢不納質乞降乎。和議遂絕。（九州軍記、治亂記、）薩軍議曰。城中戮力死守。從前門進。徒損衆。不如待嚮導。間出其後。乃求村民爲導。皆避兵山林。已捕杉塚農夫一人。畀金爲導。經國府。登四王寺山。將夾攻焉。（鷹野家譜、）二十七日。天未明。薩師擁竹楯。傳崖下。黎明百道並登。銃丸雨飛。死屍充塞。自卯至午。薩兵更番互進。城兵疲乏。無有代者。

虛空藏臺先破。敵進入。衆寡不敵。死傷略盡。退入次郭。諸士卒鬪死。或重傷自殺。紹運見諸門皆破。自督兵出戰。所格殺甚多。薩兵履屍而登。秋月兵歷間路。上四王寺山。下瞰牙城。伐木堙谷。鼓譟進攻。日晡城兵死且盡。餘五十餘人。創痍居半。紹運曰。不可以死人手。卽乘櫓自殺。其士皆死。總三百六十人。

○島津世錄記云。一千餘人。○九州軍記作七百餘人。○藩翰譜作八百人。或作三百人。

薩士卒死者。三千七百餘人。初宗茂使吉田連正。後藤種任等。四十餘人來援。紹運曰。宗茂愛我。然敵衆且剛。縱令有援兵數百。何以得免。且我已決死。子等宜速歸守立花。以俟援軍。僉曰。臣等已請而來。何以得歸。君復有命。皆致死於君前。紹運感嘆涕下。遂留與守。及城陷皆力戰死。紹運時歲四十二。（九州軍記、翁物語、高橋記作三十九、）遺一緘書於鎧曳合。憑島津家久。乞達大友氏。（高橋記云、作絕命辭、書門而自殺、）家久感義勇。洒掃燒趾。下胡床。備禮厚斂尸骸。築壇祭焉。（古鄉物語、藩翰譜、）直次。（逸史作種以、今從藩翰譜、）本名統增。小字彌七郎。稱民部大輔。（系圖、）天正十四年。薩兵已取巖屋。使人諭寶滿降。寶滿雖險。從直次者。筑紫氏臣。互相猜防。且聞薩師以河內山。及巖

屋所獲妻子。置前行。以傳城。人人疑思。無有固志。及使者至。或議以爲城中兵寡。無以拒勁敵。且筑紫兵多詐。恐其中變。不如擁直次去以爲後圖。因對使者曰。設肴直次。得入立花。唯命之從。不然據城以死。薩將許可。納載書爲信。直次出。薩兵倍約。取道于南。衆咎之。薩兵曰。臨戰而盟。不必信也。因紹運夫人齋藤氏于北門。（在筑後、○肥陽軍記作北並、）直次于吉松。（在肥後、高橋記、）龍造寺政家遣堀江仙入道。逐薩戍。奪歸齋藤氏。（肥陽軍記、）天正十五年。關白秀吉征薩時。直次在祈禱院。命宗茂召之。宗茂殆危。秀吉曰。三河入道賢賀老練之士也。

遣之。可迎歸。賢賀赴。遂伴而歸。（紳書、）秀吉感賞紹運死節。從士守義。以筑後三池郡予直次。（藩翰譜、治亂記、）尋稱主膳正。後改民部少輔。（藩翰譜備考、系圖、）征明之役。守熊川支城。再渡。守加德城。（豐臣家譜、）庚子役。與宗茂黨大坂。坐沒收食邑。後遇赦。封常陸柹岡田食邑五千石。因令改族稱立花。（系圖、藩翰譜、）元和六年秋。宗茂復舊封。直次疾篤。不能登營。未幾而卒。（藩翰譜、）明年春。召直次子種次。賜三池田邑一萬石。尋叙從五位下。稱主膳正。弟忠茂爲宗茂嗣子。種次六世種周。叙爵。稱出雲守。歷奏者番。兼寺社奉行。爲若年寄。改稱和泉守。文化二年。

坐事罷職。子種善嗣。遷邑陸奥伊達郡。居下手渡。子種温嗣。今現侯。

高橋元種。（德川記、舊章錄作長行、九州軍記、立花記、或作種冬、）實秋月文種長子也。弘治三年。文種自殺。元種庶出。生母携之逃。爲鑑種所擒。戸次道雪等。使鑑種殺之。鑑種憐其將種。欲宥之以爲已援。陽稱家臣高橋越前子。置之寶滿養視。報以已死。（九州軍記、立花記、）初字九郎。與兄種長屬島津義久。與大友宗麟戰。歷年。逮天正十五年秀吉征薩。元種先衆納款。賜日向宮碕城五萬石。（德川記作四萬石、）征明之役。渡海屬黑田長政。（豐臣家譜、藩翰譜、）叙從五位下。任右近衛將監。（藩翰譜、）庚子亂。元種與相良秋月等黨三成。守大垣城。在次郭。商議。斬垣見熊谷等首。送款於東師。先是伊東祐慶率兵攻宮碕城。十月。家人近藤平左衛門拒守死之。明年五月。復賜城邑。（藩翰譜、德川記、）慶長十八年十月。富田知信有罪邑除。元種連坐。沒收食邑。（舊章錄作延岡城五萬三千石、）配流于棚倉。高橋氏不祀。

野史巻一百六十八終

内閣文庫
日本政府圖書
国立公文書館
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

国立公文書館
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